

坐迦葉白世尊曰沙門為從何道來至此間世尊告曰汝去之後至閻浮界上取此果來極為香美若須者便取食之迦葉對曰吾不須是沙門自取食之是時迦葉復作是念此沙門極有神力有大威神吾去之後取此果來雖爾故不如我我已得道是時世尊食已還彼止宿明日迦葉至世尊所而作是說食時已至可往就食佛告迦葉汝並在前吾後當往迦葉去後世尊至北鬱單曰取自然粳米來還至迦葉石室迦葉問佛沙門為從何道來至此坐世尊告曰迦葉當知汝去之後吾至鬱單曰取自然粳米極為香好迦葉須者便取食之迦葉對曰吾不須是沙門自取食之迦葉復作是念此沙門極有神足有大神力雖爾故不如我得道真是時世尊食已還彼止宿明日迦葉至世尊所而作是說食時已至可往就食佛告迦葉汝並在前吾後當往迦葉去後世尊至瞿耶尼取呵梨勒果先至迦葉石室中坐迦葉問佛沙門為從何道來至此坐佛告迦葉汝去之後吾至瞿耶尼取此果來極為香美迦葉須者可取食之迦葉對曰不須是沙門自取食之迦葉復作是念此沙門極有神力有大威神雖爾故不如我得道真是時世尊食已還彼止宿明日迦葉至世尊所而白時至可往就食佛告迦葉汝並在前吾後當往迦葉去後世尊至弗于逮取毘醯勒果先至迦葉石室中坐迦葉問佛沙門為從何道來至此坐佛告迦葉汝去之後吾至弗于逮取此果來極為香好迦

葉須者可取食之迦葉對曰吾不須是沙門自取食之迦葉復作是念此沙門極有神力有大神足雖爾故不如我得道真是時世尊食已還彼止宿是時迦葉時欲大祠五百弟子執斧破薪手擎斧而斧不下是時迦葉復作是念此必沙門所為是時迦葉問世尊曰今欲破薪斧何故不下也世尊告曰欲得斧下耶曰欲使下斧尋時下是時彼斧既下復不得舉迦葉復白佛言斧何故不舉世尊告曰欲使斧舉耶曰欲使舉斧尋得舉爾時迦葉弟子意欲然火火不得然時迦葉復作是念此必沙門瞿曇所為迦葉白佛火何故不燃佛告迦葉欲使火然耶曰欲使然火尋時然爾時意欲滅火火復不滅迦葉白佛火何故不滅佛告迦葉欲使火滅耶曰欲使滅火尋時滅迦葉便作是念此沙門瞿曇面目端政世之希有吾明日欲大祠國王人民盡當來集設當見此沙門者吾不復得供養此沙門明日不來者便為大幸是時世尊知迦葉心中所念明日清旦至鬱單曰取自然粳米瞿耶尼取乳汁往至阿耨達泉而食竟日在彼住向暮還至石室止宿迦葉明日至世尊所問曰沙門昨日何故不來佛告迦葉汝昨日作是念此瞿曇極為端政世之希有吾明日大祠若國王人民見者便斷吾供養設不來者便是大幸我尋知汝心之所念乃至鬱單曰取自然粳米瞿耶尼取乳汁往阿耨達泉上食竟日在彼向暮還至石室中止宿是時迦葉復作是念此大沙門極有神足實

有威神雖爾故不如我得道真是時世尊食已還石室止宿即夜四天王至世尊所而聽經法四天王亦有光明佛亦大放光照彼山野洞然一色時彼迦葉夜見光明明日清旦至世尊所到已白世尊曰昨夜是何光明照此山野世尊告曰昨夜四天王來至我所而聽法是彼四天王之光明是時迦葉復作是念此沙門極有神力乃能使四天王來聽經法雖有此力由不如我得道真是時世尊食已還在彼宿夜半釋提桓因來至世尊所而聽法天帝光明復照彼山時彼迦葉夜起瞻星見此光明明日清旦迦葉至世尊所問曰瞿曇昨夜光明極為殊特有何因緣有此光明世尊告曰昨夜天帝釋來至此聽經故有此光明耳時迦葉復作是念此沙門瞿曇極有神力有大威神乃能使天帝釋來聽經法雖爾故不如我得道真是時世尊食已還在彼宿夜半梵天王放大光明照彼山中至世尊所而聽經法時迦葉夜起見光明明日至世尊所而問曰昨夜光明倍有所照勝於日月光明有何等因緣致此光明世尊告曰迦葉當知昨夜大梵天王來至我所而聽經法是時迦葉復作是念此沙門瞿曇極有神力乃能使我祖父來至此沙門所而聽經法雖爾故不如我得道真是爾時世尊得弊壞五納衣意欲浣濯便作是念我當於何處而浣此衣是時釋提桓因知世尊心中所念即化作浴池白世尊曰可在此浣衣是時世尊復作是念吾當於何處蹋浣此衣時

四天王知世尊心中所念，便舉大方石著水側。白世尊曰：「可在此而蹋衣。」是時世尊復作是念：「吾何處而曝此衣？」時樹神知世尊心中所念，便垂樹枝。白世尊曰：「唯願在此曝衣。」明日清旦，迦葉至世尊所，問世尊曰：「本無此池，今有此池，本無此樹，今有此樹，本無此石，今有此石，有何因緣而有此變？」世尊告曰：「此是昨夜天帝釋知吾欲浣衣，故作此浴池。吾復作是念：當於何處蹋浣此衣？」時四天王知吾心中所念，便持此石來。吾復作是念：當於何處而曝此衣？」時樹神知我心中所念，便垂此樹枝耳。」是時迦葉復作是念：「此沙門瞿曇雖神，故不如我得道真。」是時世尊食已還於彼宿，是時夜半有大黑雲起而作大雨，連若大河，極為瀑溢。是時迦葉復作是念：「此河瀑溢，沙門必當為水所漂。」我今看之，是時迦葉及五百弟子往至河所，爾時世尊在水上行，腳不為水所漬。是時迦葉遙見世尊在水上行，是時迦葉便作是念：「甚奇甚特，沙門瞿曇乃能在水上行，我亦能在水上行，但不能使腳不污耳。」此沙門雖神，故不如我得道真。是時世尊語迦葉言：「汝亦非阿羅漢，復不知阿羅漢道。汝尚不識阿羅漢名，況得道乎？」汝是盲人，目無所覩。如來現爾許變化，故言不如我得道真。汝方作是語，吾能在水上行。今正是時，可共在水上行耶？」汝今可捨邪見之心，無令長夜受此苦惱。是時迦葉聞世尊語已，便前頭面禮足。我今悔過，深知非法，乃觸如來，唯願受悔。如是再三，世尊告曰：「聽汝改過，乃

能自知觸擾如來。是時迦葉告五百弟子曰：「汝等各隨所宜，我今自歸沙門瞿曇。」是時五百弟子白迦葉言：「我等先亦有心於沙門瞿曇，當降龍時尋欲歸命。若師自歸瞿曇者，我等五百弟子盡自歸於瞿曇所。」迦葉報言：「今正是時，然後復我心執此愚癡，見爾許變化，意由不解，故自稱言我道真正。」是時迦葉將五百弟子前後圍繞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白世尊曰：「唯願世尊聽我，得作沙門，修清淨行，諸佛常法，若稱善來比丘，便成沙門。」是時世尊告迦葉曰：「善來比丘，此法微妙，善修梵行。」是時迦葉及五百弟子所著衣裳盡變作袈裟，頭髮自落，如似剃髮。以經七日，是時迦葉學術之具及於呪術盡投水中。時五百弟子白世尊曰：「唯願世尊聽我等得作沙門。」世尊告曰：「善來比丘。」時五百弟子即成沙門，袈裟著身，頭髮自落。爾時順水下流有梵志名江迦葉，在水側住。是時江迦葉見呪術之具盡為水所漂，便作是念：「咄哉！我大兄為水所溺。」是時江迦葉將三百弟子順水流求兄屍骸，遙見世尊在一樹下坐，及大迦葉五百弟子前後圍繞而為說法，見已便前至迦葉所而作是語：「此事為好耶？本為人師，今為弟子，大兄何故與沙門作弟子乎？」迦葉對曰：「此處為妙無過此處。」是時優毘迦葉向江迦葉而說此偈：

我今師事之 諸佛興出世 甚為難得遇
是時江迦葉聞佛名號 甚懷歡喜踊躍不能
自勝 前白世尊願聽為道 世尊告曰：善來比

丘，善修梵行，盡於苦際。是時江迦葉及三百弟子即成沙門，袈裟著身，頭髮自落。是時江迦葉及三百弟子，呪術之具盡投水中。爾時順水下頭，有梵志名伽夷迦葉，在水側住。遙見呪術之具為水所漂，便作是念：「我有二兄在上學道，今呪術之具盡為水所漂，二大迦葉必為水所害。」即將二百弟子順水上流，乃至學術之處，遙見二兄而作沙門，便作是語：「此處好耶？本為人尊，今為沙門弟子。」迦葉報曰：「此處最妙無過此處。」是時伽夷迦葉便作是念：「今我二兄多知博學，此處必是善地。」使我二兄在中學道，我今亦可在中學道。是時伽夷迦葉前白世尊，唯願世尊聽作沙門。世尊告曰：「善來比丘，善修梵行，盡於苦際。」是時伽夷迦葉即成沙門，袈裟著身，頭髮自落。如似剃頭。以經七日，是時世尊在彼河側，住尼拘類樹下，成佛未久，將千弟子，是皆耆舊宿長。是時世尊以三事教化，云何為三？所謂神足教化，言教教化，訓誨教化。彼云何名為神足教化？爾時世尊或作若干形，還合為一，或不現，或現石壁，皆過無所罣礙，或出地或入地，猶如流水無所觸礙，或結跏趺坐滿虛空中，如鳥飛空無有罣礙，亦如火山烟出無量。此日月有大神力不可限量，以手往捉身乃至梵天。如是世尊現神足，彼云何名為言教教化？爾時世尊教諸比丘，當捨是置是，當近是遠是，當念是去是，當觀是不觀是，彼云何當修是不修是者？當修七覺意滅三結，彼云何當觀當不觀者？當觀三結沙門善，所謂出要

樂無悲樂無怒樂彼云何不觀所謂三沙門苦云何為三所謂欲觀悲觀怒觀彼云何念云何不念爾時當念苦諦當念習諦當念盡諦當念道諦莫念邪諦有常見無常見有邊見無邊見彼命彼身非命非身如來命終如來不命終有終有不終亦不有終亦不無終莫作是念彼云何名為訓誨教化復次當作是去不應作是去作是來不應作是來默然作是言說當持如是衣不應持如是衣應如是入村不應如是入村是謂名為訓誨教化是時世尊以此三事教化千比丘是時彼比丘受佛教已千比丘盡成阿羅漢是時世尊以見千比丘得羅漢爾時閻浮里地有千阿羅漢及五比丘佛為六師迴坐向迦毘羅衛是時優毘迦葉便作是念世尊何故向迦毘羅衛坐是時優毘迦葉即前長跪白世尊曰不審如來何故向迦毘羅衛坐耶世尊告曰如來在世間應行五事云何為五一者當轉法輪二者當與父說法三者當與母說法四者當導凡夫人立菩薩行五者當授菩薩別是謂迦葉如來出世當行此五法是時優毘迦葉復作是念如來故念親族本邦故向彼坐耳是時五比丘漸來至尼連水側到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是時尊者優陀耶遙見世尊向迦毘羅衛坐見已便作是念世尊必當欲往至迦毘羅衛見諸親里是時優陀耶即前長跪白世尊曰我今堪任欲有所問唯願敷演世尊告曰欲所問者便問之優陀耶白世尊曰觀如來意欲向迦毘羅衛世尊告

曰如是如汝所言優陀耶當知先至白淨王所吾比後當往所以然者剎利之種先當遣使令知然後如來當往汝到語王却後七日如來當來見王優陀耶對曰如是世尊是時優陀耶即從坐起整衣服禮世尊足於世尊前不現往至迦毘羅衛到真淨王所到已在王前立爾時真淨王在大殿上坐及諸嫫女是時優陀耶飛在空中時真淨王見優陀耶手執鉢持杖而在前立見已便懷恐怖而作是說此是何人耶非人耶天耶鬼耶閱叉羅剎天龍鬼神耶時真淨王問優陀耶曰汝是何人又以此偈向優陀耶說 為天為是鬼 乾沓和等乎 汝今名為誰 我今欲知之 是時優陀耶復以此偈報王曰 我亦非是天 非是乾沓和 於是迦毘國 大王邦土人 昔壞十八億 弊魔波旬眾 我師釋迦文 是彼真弟子 時真淨王復以此偈向優陀耶說 誰壞十八億 弊魔波旬眾 誰字釋迦文 汝今歎說之 是時優陀耶復說此偈 如來初生時 天地普大動 誓願悉成辦 今曰號悉達 彼降十八億 弊魔波旬眾 彼名釋迦文 今曰成佛道 彼人釋師子 瞿曇次弟子 今曰作沙門 本字優陀耶 是時真淨王聞此語已便懷歡喜不能自勝 語優陀耶曰云何優陀耶悉達太子今故在耶優陀耶報言釋迦文佛今日現在時王問言今已成佛耶優陀耶報言今已成佛王復

問言今日如來竟為所在優陀耶報言如來今在摩竭國界尼拘類樹下時王報言翼從弟子斯是何人優陀耶報曰諸天億數及千比丘四天王恒在左右時王問言所著衣服為像何類優陀耶報言如來所著衣裳名曰袈裟時王問言食何等食優陀耶報言如來身者以法為食王復問曰云何優陀耶如來可得見不優陀耶報言王勿愁悒却後七日如來當來入城是時王極歡喜不能自勝手自斟酌供養優陀耶是時真淨王擊大鳴鼓勅國界人民平治道路除去不淨以香汁灑地懸繒幡蓋作倡伎樂不可稱計復勅國中諸有聾盲瘖瘂者盡使不現却後七日悉達當來入城是時真淨王聞佛當來入城七日之中亦不睡眠是時世尊以至七日便作是念我今宜可以神足力往詣迦毘羅衛國是時世尊即將諸比丘前後圍遶往詣迦毘羅衛國到已便詣城北薩盧園中是時真淨王聞世尊已達迦毘羅衛城北薩盧園中是時真淨王將諸釋眾往詣世尊所是時世尊復作是念若真淨王躬自來者此非我宜我今當往與共相見所以然者父母恩重育養情甚是時世尊將諸比丘眾往詣城門飛在虛空去地七仞是時真淨王見世尊端政無比世之希有諸根寂靜無眾多念身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而自莊身發歡喜之心即便頭面禮足而作是說我是剎利王種名曰真淨王世尊告曰令大王享壽無窮是故大王當以正法治化勿用邪法大王當知諸有用正

法治化者。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上。是時世尊即空中行至真淨王宮中。到已就座而坐。時王見世尊坐定。手自斟酌行種種飲食。見世尊食竟行淨水。更取一小座而聽經。爾時世尊與真淨王漸說妙義。所謂論者。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不淨行出要為樂。爾時世尊見王心開意解。諸佛世尊常所說法。苦習盡道。盡向王說。是真淨王即於座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是時世尊與王說法已。即從座起而去。是時真淨王普集釋眾而作是說。諸沙門等。顏貌極醜。剎利之種。將諸梵志眾。此非其宜。剎利釋種。還得剎利眾。此乃為妙。諸釋報言。如是大王。如大王教。剎利還得剎利眾。此乃為妙。是時王告國中。諸有兄弟二人。當取一人作道。其不爾者。當重謫罰。時諸釋眾聞王教令。諸有兄弟二人。當取一人為道。其不從教。當重謫罰。是時提婆達兜釋種語阿難釋言。真淨王今日有教。諸有兄弟二人。當分一人作道。汝今出家學道。我當在家修治家業。是時阿難釋歡喜踊躍。報言。如兄來教。是時難陀釋語阿那律釋言。真淨王有教。其有兄弟二人者。當分一人作道。其不爾者。當重謫罰。汝今出家。我當在家。是時阿那律釋聞此語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報曰。如是如兄來教。是時真淨王將斛淨叔淨釋甘露釋。至世尊所。爾時駕四馬之車。白車白蓋。白馬駕之。第二釋乘青車青蓋。青馬駕之。第三釋乘黃車黃蓋。黃馬駕之。第四釋乘赤車赤蓋。赤馬駕之。是時諸釋有乘象者。有乘馬者。皆

悉來集。是時世尊遙見真淨王將諸釋眾而來。告諸比丘。汝等觀此釋眾。并觀真淨王眾。比丘當知。三十三天出園觀時。亦如此法。無有異。是時阿難乘大白象。白衣白蓋。見已告諸比丘。汝等見此阿難釋乘白象。白衣不乎。諸比丘對曰。唯然世尊。我等見之。佛告比丘。此人當出家學道。第一多聞。堪侍左右。汝等見此阿那律不乎。諸比丘對曰。唯然見之。佛告比丘。此人當出家學道。天眼第一。是真淨王及兄弟四人。并難陀阿難皆步進前。除去五好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真淨王白佛言。昨日夜生此念。剎利之眾。不應將梵志眾。還將剎利眾。此是其宜。我便告令國中。諸有兄弟二人者。便取一人。使出家學道。唯願世尊聽出家學道。世尊告曰。善哉。大王。多所饒益。天人得安。所以然者。此善知識。良祐福田。我亦緣善知識。得脫此生老病死。是時諸釋眾便得為道。是時真淨王白世尊曰。唯願世尊教誨此新比丘。當如教誨優陀耶。所以然者。此優陀耶比丘。極有神力。願優陀耶比丘。恒在宮中教化。使眾生之類。長夜獲安隱。所以然者。此比丘極有神力。我初見優陀耶比丘。便發歡喜之心。我便作此念。弟子尚有神力。況彼如來。而無此神力乎。世尊告曰。如是大王。如大王教。此優陀耶比丘。極有神力。有大威德。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第一弟子。博識多知。國王所念。所謂阿若拘鄰比丘。是能勸化人民。優陀耶比丘。是有速疾。智所謂摩訶男比丘。是恒喜飛行。所謂須婆

休比丘。是空中往來。所謂婆破比丘。是多諸弟子。所謂優毘迦葉比丘。是意得觀空。所謂江迦葉比丘。是意得止觀。所謂象迦葉比丘。是爾時世尊廣與真淨王說微妙之法。爾時王聞法已。即從坐起。頭面禮足。便退而去。爾時諸比丘及真淨王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壹阿含經卷第十五

增壹阿含經卷第十六

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

高幢品第二十四之三

(六)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十五日中有三齋法。云何為三。八日十四日十五日。比丘當知。或有是時。八日齋日。四天王遣諸輔臣。觀察世間。誰有作善惡者。何等眾生有慈孝父母。沙門婆羅門及尊長者。頗有眾生好喜布施。修戒忍辱。精進三昧。演散經義。持八關齋者。具分別之。設無眾生。孝順父母。沙門婆羅門及尊長者。是時輔臣白四天王。今此世間無有眾生。孝順父母。沙門道士。行四等心。慈愍眾生。時四天王聞已。便懷愁憂。慘然不悅。是時四天王即往忉利天上。集善法講堂。以此因緣。具白帝釋。天帝當知。今此世間無有眾生。孝順父母。沙門婆羅門及尊長者。是時帝釋三十三天。聞斯語已。皆懷愁憂。慘然不悅。減諸天眾。增益阿須倫眾。設復有時。若世間眾生之類。有孝順父母。沙門婆羅門及尊長者。持八關

齋修德清淨，不犯禁戒，大如毛髮。爾時使者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即白四王：「今此世間多有眾生，孝順父母，沙門婆羅門及諸尊長，天王聞已，甚懷喜悅，即往釋提桓因所，以此因緣，具白帝釋。天帝當知，今此世間多有眾生，孝順父母，沙門婆羅門及諸尊長。時帝釋三十三天，皆懷歡喜，不能自勝，增益諸天眾，減損阿須倫眾。地獄拷掠，自然休息，毒痛不行。若十四日齋日之時，遣太子下察行天下，伺察人民，施行善惡，頗有眾生信佛法，信比丘僧，孝順父母，沙門婆羅門及尊長者，好喜布施，持八關齋，閉塞六情，防制五欲，設無眾生修五法者。」孝順父母，沙門婆羅門。爾時太子白四天王：「四天王聞已，便懷愁憂，慘然不悅，往至釋提桓因所，以此因緣，具白天帝。大王當知，今此世間無有眾生，孝順父母，沙門婆羅門及尊長者。是時天帝三十三天，皆懷愁憂，慘然不悅，減諸天眾，增益阿須倫眾。設復眾生有孝順父母，沙門婆羅門及尊長者，持八關齋。爾時太子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即往白四天王。大王當知，今此世間多有眾生，孝順父母，沙門婆羅門及諸尊長。是時四天王聞此語已，甚懷喜悅，即往詣釋提桓因所，以此因緣，具白天帝。聖王當知，今此世間多有眾生，孝順父母，沙門婆羅門及諸尊長。受三自歸，慈心諫諍，誠信不欺。時天帝四王及三十三天，皆懷歡喜，不能自勝，增益諸天眾，減損阿須倫眾。比丘當知，十五日說戒之時，四天王躬自來下，察行天下，伺察人民，何等眾生，孝

順父母，沙門婆羅門及尊長者，好喜布施，持八關齋，如來齋法，設無眾生，孝順父母，沙門婆羅門及尊長者。時四天王便懷愁悵，慘然不悅，往至帝釋所，以此因緣，具白天帝。大王當知，今此世間，無有眾生，孝順父母，沙門婆羅門及諸尊長者。是時釋提桓因三十三天，皆懷愁憂，慘然不悅，減諸天眾，增益阿須倫眾。設復是時眾生之類，有孝順父母，沙門婆羅門及諸尊長，持八關齋。爾時四天王便懷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即往帝釋所，以此因緣，具白天帝。大王當知，今此世間多有眾生，孝順父母，沙門婆羅門及諸尊長。是時釋提桓因三十三天及四天王，皆懷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增益諸天眾，減損阿須倫眾。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云何十五日持八關齋法？是時諸比丘白世尊曰：『如來是諸法之王，諸法之印，唯願世尊當為諸比丘布演此義。』諸比丘聞已，當奉行之。世尊告曰：『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為汝具分別說。於是比丘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於月十四十五日說戒持齋時，到四部眾中當作是語：『我今齋日欲持八關齋法，唯願尊者當與我說之。』是時四部之眾當教與說八關齋法。先教作是語：『善男子，當自稱名字。彼已稱名字，便當與說八關齋法。』是時教授者當教前人作是語：『我今奉持如來齋法，至明日清旦，修清淨戒，除去惡法。若身惡行，口吐惡語，意生惡念，身三口四意三，諸有惡行，已作當作，或能以貪欲故所造，或能以瞋恚所造，或能以愚癡所造，或能以豪族故造，

或能因惡知識所造，或能令身後身無數身，或能不識佛，不識法，或能鬪比丘僧，或能殺害父母，諸尊師長。我今自懺悔，不自覆藏，依戒依法，成其戒行。受八關如來齋法，云何為八關齋法？持心如真人，盡形壽不殺，無有害心。於眾生有慈心之念。我今字某，持齋至明日清旦，不殺無有害心，有慈心於一切眾生。如阿羅漢，無有邪念，盡形壽不盜，好喜布施。我今字某，盡形壽不淫，淫無有邪念，恒修梵行，身體香潔。今日持不淫之戒，亦不念己妻，復不念他女人想。至明日清旦，無所觸犯。如阿羅漢，盡形壽不妄語。恒知至誠，不欺他人。自今至明日，不妄語。我自今以後，不復妄語。如阿羅漢，不飲酒，心意不亂。持佛禁戒，無所觸犯。我今亦當如是。自今至明日，不復飲酒。持佛禁戒，無所觸犯。如阿羅漢，盡形壽不壞齋法。恒以時食，少食，知足，不著於味。我今亦如是。盡形壽不壞齋法。恒以時食，少食，知足，不著於味。從今日至明日，如阿羅漢，恒不在高廣之床上坐。所謂高廣之床，金銀象牙之床，或角床，佛座，辟支佛座，阿羅漢座，諸尊師座。是時阿羅漢不在此八種座上坐。不犯此坐。如阿羅漢，不著香華脂粉之飾。我今亦當如是。盡形壽不著香華脂粉之好。我今字某，離此八事，奉持八關齋法。不墮三惡趣。持是功德，不入地獄餓鬼畜生八難之中。恒得善知識，莫與惡知識從事。恒得好父母家生，莫生邊地，無佛法處。莫生長壽天上，莫與

人作奴婢，莫作梵天，莫作釋身，亦莫作轉輪聖王。恒生佛前，自見佛自聞法，使諸根不亂。若我誓願，向三乘行，速成道果。比丘當知，若有優婆塞、優婆夷，持此八關齋法，彼善男子、善女人，當趣二道，或生人中，或生天上，或般涅槃。爾時世尊便說此偈：不殺亦不盜

不淫不妄語 避酒遠香花 著味犯齋者 歌舞作倡伎 學捨如羅漢 今持八關齋 晝夜不怠忘 不有生死亡 無有周旋期 莫與恩愛集 亦莫怨憎會 願滅五陰苦 諸痛生死惱 涅槃無諸患 我今自歸之

是故諸比丘，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持八關齋，離諸苦者，得善處者，欲得盡諸漏，入涅槃城者，當求方便，成此八關齋法。所以然者，人中榮位不足為貴，天上快樂不可稱計。若善男子、善女人，欲求無上之福者，當求方便，成此齋法。我今重告勅汝，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成八關齋者，欲求生四天王上，亦獲此願。持戒之人，所願者得。我以是故而說此義耳。人中榮位不足為貴，若善男子、善女人，持八關齋者，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上，亦生艷天。兜術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終不有虛，所以然者，以其持戒之人，所願者得。諸比丘，我今重告汝，若有男子、女人，持八關齋者，生欲天者，生色天者，亦成其願。何以故爾？以其持戒之人，所願者得。若復善男子、善女人，持八關齋，欲得生無色天者，亦果其願。比丘當知，若善男子、善女人，持八關齋者，欲生四姓家者，亦復得生。又善男子、善女人，持八關齋人，欲求作一方天子，

二方三方四方天子，亦獲其願。欲求作轉輪聖王者，亦獲其願。所以然者，以其持戒之人，所願者得。若善男子、善女人，欲求作聲聞緣覺佛乘者，悉成其願。吾今成佛，由其持戒，五戒十善，無願不獲。諸比丘，若欲成其道者，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七)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三事現在前。爾時善男子、善女人，獲福無量。云何為三？信現在前。善男子、善女人，獲福無量。若復持梵行現在前。爾時善男子、善女人，獲福無量。是謂比丘，有此三事現在前，獲福無量。爾時世尊便說此偈：信財梵難得 受者持戒人 覺此三事已 智者隨時施 長夜獲安隱 諸天恒扶將 在彼自娛樂 五欲無厭足 以是諸比丘，若善男子、善女人，當求方便，成此三法，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八)聞如是，一時佛在拘深城瞿師羅園中。爾時拘深比丘恒好鬪訟，犯諸惡行，面相談說。或時刀杖相加。爾時世尊清旦往詣彼比丘所，到已世尊告彼比丘，汝等比丘慎莫鬪訟。莫相是非。諸比丘當共和合共一師侶。同一水乳，何為鬪訟？爾時拘深比丘白世尊曰：唯願世尊勿憂此事。我當自慮此理。如此過狀，自識其罪。世尊告曰：汝等云何為王種作道？為畏恐故作道？為以世儉故作道耶？諸比丘對曰：非也。世尊世尊告曰：云何比丘，汝等豈

非欲離生死，求無為道，故作道乎？然五陰之身，實不可保。諸比丘對曰：如是世尊，如世尊教，我等族姓子，所以出家學道者，以求無為道，滅五陰身。是以學道。世尊告曰：諸比丘，不應作道，而復鬪諍，手拳相加，面相是非，惡聲相向。汝等當應成就此行，共同一法，共一師受。亦當行此六種之法，亦當行此身口意行。亦當行此供養諸梵行者。諸比丘對曰：此是我等事。世尊勿足慮此事。爾時世尊告拘深比丘，云何愚人，汝等不信如來語乎？方語如來，勿慮此事。然汝等自當受此邪見之報。爾時世尊重告彼比丘曰：過去久遠，此舍衛城中，有王名曰長壽王，聰明點慧，無事不知。然善明刀劍之法，又乏寶物，諸藏無充，財貨減少。四部之兵，亦復不多。臣佐之屬，亦復減少。當於爾時，波羅捺國有王名梵摩達，勇猛剛健，靡不降伏。錢財七寶，悉皆滿藏。四部之兵，亦復不乏。臣佐具足。爾時梵摩達王，便作是念：此長壽王，無有臣佐，又乏財貨，無有珍寶。我今可往攻罰其國。爾時梵摩達王，即便興兵，往罰其國。爾時長壽王，聞興兵攻罰其國，即設方計。我今雖無七寶之財，臣佐之屬，四部之兵，彼王雖復多諸兵眾，如我今日一夫之力，足能壞彼百千之眾。殺害眾生，不可稱計。不可以一世之榮，作永世之罪。我今可出此城，更在他國，使無鬪諍。爾時長壽王不語臣佐，將第一夫人及將一人，出舍衛城，入深山中。是時舍衛城中，臣佐人民，以不見長壽王，便遣信使，往詣梵摩達王，所而作是說：唯

非欲離生死，求無為道，故作道乎？然五陰之身，實不可保。諸比丘對曰：如是世尊，如世尊教，我等族姓子，所以出家學道者，以求無為道，滅五陰身。是以學道。世尊告曰：諸比丘，不應作道，而復鬪諍，手拳相加，面相是非，惡聲相向。汝等當應成就此行，共同一法，共一師受。亦當行此六種之法，亦當行此身口意行。亦當行此供養諸梵行者。諸比丘對曰：此是我等事。世尊勿足慮此事。爾時世尊告拘深比丘，云何愚人，汝等不信如來語乎？方語如來，勿慮此事。然汝等自當受此邪見之報。爾時世尊重告彼比丘曰：過去久遠，此舍衛城中，有王名曰長壽王，聰明點慧，無事不知。然善明刀劍之法，又乏寶物，諸藏無充，財貨減少。四部之兵，亦復不多。臣佐之屬，亦復減少。當於爾時，波羅捺國有王名梵摩達，勇猛剛健，靡不降伏。錢財七寶，悉皆滿藏。四部之兵，亦復不乏。臣佐具足。爾時梵摩達王，便作是念：此長壽王，無有臣佐，又乏財貨，無有珍寶。我今可往攻罰其國。爾時梵摩達王，即便興兵，往罰其國。爾時長壽王，聞興兵攻罰其國，即設方計。我今雖無七寶之財，臣佐之屬，四部之兵，彼王雖復多諸兵眾，如我今日一夫之力，足能壞彼百千之眾。殺害眾生，不可稱計。不可以一世之榮，作永世之罪。我今可出此城，更在他國，使無鬪諍。爾時長壽王不語臣佐，將第一夫人及將一人，出舍衛城，入深山中。是時舍衛城中，臣佐人民，以不見長壽王，便遣信使，往詣梵摩達王，所而作是說：唯

願大王來至此土。今長壽王莫知所在。是時梵摩達王來至迦尸國中而自治化。然長壽王有二夫人皆懷妊臨欲在產。是時夫人自夢在都市中生。又日初出。四部之兵手執五尺刀各共圍繞。而獨自產無有佐者。見已便自驚覺。以此因緣白長壽王。王告夫人曰。我今在此深山之中。何緣乃當在舍衛城內。在都市中產乎。汝今欲生者當如鹿生。是時夫人曰。設我不得如此產者。正爾取死。是時長壽王聞此語已。即於其夜更改衣服。不將人眾入舍衛城。時長壽王有一大臣名曰善華。甚相愛念。有小事緣出城。而見長壽王入城。時彼善華大臣熟視王已。便捨而去。嘆息墮淚。復道而行。時長壽王便逐彼大臣將在屏處而語言。慎莫出口。大臣對曰。如大王教。不審明王有何教勅。長壽王曰。憶我舊恩。便有反復。時臣對曰。大王有教。令我當辦之。長壽王曰。我夫人者昨夜夢在市中產。又有四部之兵。而見圍遶。生一男兒。極自端正。若不如夢產者。七日之中當取命終。大臣報曰。我令堪辦此事。如王來勅。作此語已。各捨而去。是時大臣便往至梵摩達王所。到已。而作是說。七日之中。意欲觀看大王軍眾。象兵馬兵車兵步兵。竟為多少。是時梵摩達王勅左右曰。時催上兵眾如善華語。是時善華大臣七日之中。即集兵眾在舍衛都市中。是時彼夫人七日之中。來在都市中。時善華大臣遙見夫人來。便作是說。善來賢女。今正是時。爾時夫人見四部兵眾已便懷歡喜。勅左右人施張大

幔。時夫人日初出時。便生男兒。端政無雙。世之希有。時夫人抱兒還詣山中。時長壽王遙見夫人抱兒而來。便作是語。使兒老壽受命。無極。夫人白王。願王當與立字。時王即以立字名曰長生。時長生太子年向八歲。父王長壽有小因緣入舍衛城。爾時長壽王昔臣劫比。見王入城。從頭至足而熟觀視。見已便往至梵摩達王所。到已。而作是說。大王極為放逸。長壽王者。今在此城。時王瞋恚。勅左右人催收捕長壽王。是時左右大臣將此劫比東西求索。時劫比遙見長壽王。便目示語。大臣曰。此是長壽王。即前收捕至梵摩達王所。到已。白言大王。長壽王者。此人身是國中人民。悉皆聞知。捉得長壽王身。時夫人亦復聞長壽王為梵摩達所捉得。聞已。便作是念。我今復用活為。寧共大王一時同命。是時夫人即將太子入舍衛城。夫人語太子曰。汝今更求活處。時長生太子聞已。默然不語。時夫人徑往至梵摩達王所。王遙見來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即勅大臣。將此夫人及長壽王至四衢道頭。分作四分。時諸大臣受王教令。將長壽王及夫人身。皆取返縛。遶舍衛城。使萬民見。爾時人民之類。莫不痛心。時長生太子在大眾中。見將父母詣市。取殺顏色不變。時長壽王還顧告長生曰。汝莫見長亦莫見短。爾時便說此偈。

自古有此法

無怨能勝怨

此法終不朽

是時諸臣自相謂曰。此長壽王極為愚惑。長生太子竟是何人。在我等前而說此偈。時長

怨不休息

壽王告諸臣曰。我不愚惑。但其中智者乃明吾語耳。諸賢當知。以我一夫之力。足能壞此百萬之眾。然我復作是念。此眾生類死者難數。不可以我一身之故。歷世受罪。怨怨不休。自古有此法。無怨能勝怨。此法終不朽。時彼諸臣將長壽王及夫人身。到四衢道頭。分作四分。即而捨去。各還所在。時長生太子向暮。收拾薪草。耶維父母而去。爾時梵摩達王在高樓上。遙見有小兒耶維長壽王及夫人身。見已。勅左右曰。此必是長壽王親里。汝催收捉來。時諸臣民即往詣彼。未到之頃。兒已走去。時長生太子便作是念。此梵摩達王殺我父母。又住我國中。我今當報父母之怨。是時長生太子便往至彈琴師所。到已。便作是說。我今欲學彈琴。時琴師問曰。今汝姓誰。父母為所在。小兒對曰。我無父母。我本住此舍衛城中。父母早死。琴師報曰。欲學者。便學之。比丘當知。爾時長生太子便學彈琴歌曲。時長生太子素自聰明。未經數日。便能彈琴歌曲。無事不知。是時長生太子抱琴詣梵摩達王所在象廡中。非人之時。而獨彈琴。並復清歌。爾時梵摩達王在高樓上。聞彈琴歌曲之聲。便問勅左右人曰。此何人在象廡中。而獨彈琴歌戲。臣佐報曰。此舍衛城中。有小兒而獨彈琴歌戲。時王告侍者曰。汝可約勅。使此小兒來在此戲。吾欲見之。時彼使人喚此小兒來至王所。是時梵摩達王問小兒。汝昨夜在象廡中彈琴乎。對曰。如是大王。梵摩達曰。汝今可在吾側彈琴歌舞。我當供給衣被飯

食比丘當知爾時長生在梵摩達前彈琴歌舞極為精妙時梵摩達王聞此琴音極懷歡喜便告長生太子當與吾守藏珍寶時長生太子受王教勅未曾有失恒隨王意先笑後語恒認王意爾時梵摩達王復告勅曰善哉善哉汝今作人極為聰明今復勅汝宮內可否汝斯知之是時長生太子在內宮中以此琴音教諸妓女亦復使乘象馬技術無事不知是時梵摩達意欲出遊園館共相娛樂即勅長生催駕寶羽之車時長生太子即受王教令尋駕寶羽之車被象金銀鞍勒還來白王嚴駕已辦王知是時梵摩達王乘寶羽之車使長生御之及將四部兵眾時長生太子御車引導恒離大眾時梵摩達王問長生太子曰今日軍眾斯為所在長生對曰臣亦不知軍眾所在時王告曰可小停住吾體疲極欲小止息時長生太子即自停住使王懈怠比頃軍眾未至比丘當知爾時梵摩達王即枕太子長生膝上睡眠時長生太子以見王眠便作是念此王於我極是大怨又取我父母殺之加住我國界今不報怨者何時當報怨我今斷其命根時長生太子右手自拔劍左手摸王髮然後復作是念我父臨欲命終時而告我言長生當知亦莫見長亦莫見短加說此偈

自古有此法 無怨能勝怨 此法終不朽

怨怨不休息

我今捨此怨即還內劍如是再三復作是念此王於我極是大怨又取我父母殺之加住我界今不報怨者何日當剋我今正爾斷此

命根乃名為報怨是時復作憶念汝長生亦莫見長亦莫見短父王有是教勅怨怨不休息自古有此法無怨能勝怨此法終不朽我今可捨此怨即還內劍是時王梵摩達夢見長壽王兒長生太子欲取我殺即便恐懼尋時得覺時長生太子曰大王何故驚起乃至於斯梵摩達曰向者睡眠夢見長壽王兒長生太子拔劍欲取吾殺是故驚耳是時長生太子便作是念今此王已知我是長生太子即右手拔劍左手捉髮而語王曰我今正是長壽王兒長生太子然王是我大怨又取我父母殺之加住我國界今不報怨何日當剋時梵摩達王即向長生而作是說我今命在汝手願垂原捨得全生命長生報曰我可活王然王不我命王報長生唯願垂濟吾終不取汝殺是時長生太子與王共作言誓俱共相濟命者終不相害比丘當知爾時長生太子即活王命是時梵摩達王語長生太子言願太子還與我嚴駕寶羽之車還詣國界是時太子即嚴駕寶羽之車二人共乘徑來至舍衛城時王梵摩達即集群臣而作是說設卿等見長壽王兒欲取何為其中或有大臣而作是說當斷手足或有言當分身三段或有言當取殺之是時長生太子在王側坐正身正意思惟來言時梵摩達王躬自手捉長生太子語諸人言此是長壽王兒長生太子此人身是卿等勿得復有語敢有所說所以然者長生太子見活吾命吾亦活此人命時諸群臣聞此語已歎未曾有此王太子甚奇甚特及能

於怨而不報怨時梵摩達王問長生曰汝應取我殺何故見放復不殺之將有何因緣今願聞之長生對曰大王善聽父王臨欲命終之時而作是說汝今亦莫見長亦莫見短又作是語怨怨不休息自古有此法無怨能勝怨此法終不朽是時群臣聞父王此語皆相謂言此狂惑多有所說長生者竟是何人長壽王對曰卿等當知其中有智之人乃明此語耳憶父王此語已故全王命根耳梵摩達王聞此語已甚奇所作歎未曾有乃能守亡父教勅不有所墮時梵摩達王語太子曰汝今所說之義吾猶不解今可與吾說其義使得意解時長生太子對曰大王善聽我當說之梵摩達王取長壽王殺設復長壽王本所有群臣極有親者亦當取王殺之設復梵摩達王所有臣佐復當取長壽王臣佐殺之是謂怨怨終不斷絕欲使怨斷者唯有無報人我今觀此義已故不害王也是時梵摩達王聞此語已甚懷踊躍不能自勝此王太子極為聰明乃能廣演其義時王梵摩達即向懺悔是我罪過而取長壽王殺之即自脫天冠與長生使著復加嫁女還付舍衛國土人民尋付長生使領王還波羅捺治比丘當知然古昔諸王有此常法雖有此諍國之法猶相堪忍不相傷害況汝等比丘以信堅固出家學道捨貪欲瞋恚愚癡心今復諍競不相和順各不相忍而不懺改諸比丘當以此因緣知鬪非其宜然同一師侶共一水乳勿共鬪訟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無鬪無有諍

慈心愍一切 無患於一切 諸佛所歎譽
是故諸比丘當修行忍辱如是諸比丘當作
是學是時拘深比丘白世尊曰唯願世尊勿
慮此事我等自當分明此法世尊雖有此語
其事不然時世尊便捨而去詣跋耆國

爾時跋耆國中有三族姓子阿那律難提金
毘羅然彼族姓子共作制限其有出乞食者
後住者便掃灑地使淨事事不乏其得食來
者分與使食足者則善不足者隨意所如有
遺餘者瀉著器中便捨而去若復最後乞食
來者足者則善不足者便取器中食而自著鉢
中爾時便取水瓶更著一處即當一日掃除房
舍復更在閑靜之處正身正意繫念在前思
惟妙法然復彼人終不共語各自寂然爾時尊
者阿那律思惟欲不淨想念恃喜安而遊初
禪是時難提金毘羅知阿那律心中所念亦
復思惟欲不淨想念恃喜安而遊初禪若復尊
者阿那律思惟二禪三禪四禪爾時尊者難
提金毘羅亦復思惟二禪三禪四禪若復尊
者阿那律思惟空處識處不用處有想無想
處是時尊者難提亦復思惟空處識處不用
處有想無想處若復尊者阿那律思惟滅盡
定爾時尊者難提亦復思惟滅盡定如此諸
法諸賢思惟此法爾時世尊往師子國中爾
時守園人遙見世尊來便作是說沙門勿來
入園中所以然者此園中有三族姓子名阿那
律難提金毘羅慎莫觸燒是時尊者阿那律
以天眼清淨及天耳通聞守園人與世尊作
如是說使世尊不得入園是時尊者阿那律

即出告守門人曰勿遮世尊今來欲至此看
是時尊者阿那律尋入告金毘羅曰速來世
尊今在門外是時尊者三人即從三昧起往
至世尊所到已頭面禮足在一面住各自稱
言善來世尊尊者阿那律前取世尊鉢尊者
難提前敷座尊者金毘羅取水與世尊洗足
爾時世尊告阿那律曰汝等三人在此和合
無有他念乞食如意乎阿那律曰如是世尊
乞食不以為勞所以然者若我思惟初禪時
爾時難提金毘羅亦復思惟初禪若我思惟
二禪三禪四禪空處識處不用處有想無想
處滅盡三昧爾時難提金毘羅亦復思惟二
禪三禪四禪空處識處不用處有想無想處
滅盡定如是世尊我等思惟此法世尊告曰
善哉善哉阿那律汝為頗有是時更得上人
法乎阿那律報曰如是世尊我等更得上人
法世尊告曰何者是上人之法阿那律曰有
此妙法出上人法上若復我等以慈心遍滿
一方二方三方四方亦復如是四維上下亦
復如是是一切中一切以慈心遍滿其中無數
無限不可稱計而自遊戲復以悲心喜心護
心遍滿一方二方三方四方亦復如是四維
上下而自遊戲是謂世尊我等更得上人
之法爾時尊者難提金毘羅語阿那律曰我
等何日至汝許問此義乎今在世尊前而自
稱說阿那律曰汝等亦未曾至我許而問此
義但諸天來至我所而說此義是故在世尊
前而說此義耳但我長夜之中知諸賢心意
然諸賢得此三昧故在世尊前說此語耳爾

時說此法時長壽大將至世尊所頭面禮足
在一面坐是時長壽大將白世尊曰今日世
尊與此諸人而說法乎是時世尊以此因緣
具向長壽大將說之是時大將白世尊曰跋
耆大國快得大利有此三族姓子而自遊化
阿那律難提金毘羅世尊告曰如是大將如
汝所言跋耆大國快得善利且捨跋耆大國
摩竭大國快得善利乃有此三族姓子若當
摩竭大國人民之類憶此三族姓子便長夜
獲安隱大將當知若縣邑城郭有此三族姓
子者彼城郭之中人民之類長夜獲安隱此
三族姓子所生之家亦獲大利乃能生此上
尊之人彼父母五種親族若當憶此三人者
亦獲大利若復天龍鬼神憶此三族姓子者
亦獲大利若有人歎說阿羅漢者亦當歎說
此三人若有人歎說無貪欲無愚癡無瞋恚
者亦當歎說此三人若有人歎說此福田者
亦當歎說此三人如我於三阿僧祇劫所行
懃苦成無上道使此三人成此法義是故大
將當於此三族姓子起歡喜心如是大將當
作是學爾時大將聞世尊所說歡喜奉行

(九)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三結使繫縛眾生。不
能從此岸至彼岸。云何為三。所謂身邪。戒盜
疑。彼云何名為身邪。所謂計身有我。生吾我
之想。有眾生想。有命有壽。有人有士夫。有緣
有著。是謂名為身邪之結。云何名為疑結。所
謂有我耶。無我耶。有生耶。無生耶。有我人壽
命耶。無我人壽命耶。有父母耶。無父母耶。有

今世後世耶。無今世後世耶。有沙門婆羅門耶。無沙門婆羅門耶。世有阿羅漢耶。世無阿羅漢耶。有得證者耶。無得證者耶。是謂名為疑結。彼云何名為戒盜結。所謂戒盜者。我當以此戒生大姓家。生長者家。生婆羅門家。若生天上及諸神中。是謂名為戒盜結。是謂比丘有此三結繫縛眾生。不能從此岸至彼岸。猶如兩牛同一軛。終不相離。此眾生類亦復如是。三結所繫。不能得從此岸至彼岸。云何此岸云何彼岸。所謂此岸者身邪是。彼岸者所謂身邪滅是。是謂比丘。三結繫縛眾生。不能從此岸至彼岸。是故諸比丘。當求方便滅此三結。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此三三昧。云何為三。空三昧。無願三昧。無想三昧。彼云何名為空三昧。所謂空者。觀一切諸法皆悉空虛。是謂名為空三昧。彼云何名為無想三昧。所謂無想者。於一切諸法都無想念。亦不可見。是謂名為無想三昧。云何名為無願三昧。所謂無願者。於一切諸法亦不願求。是謂名為無願三昧。如是比丘。有不得此三三昧。久在生死不能自覺寤。如是諸比丘。當求方便得此三三昧。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幢毘沙法王 瞿默神足化
齋戒現在前 長壽結三昧
增壹阿含經卷第十六

增壹阿含經卷第十七

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

四諦品第二十五

(一)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當修行四諦之法。云何為四。所謂初苦諦。義不可盡。義不可窮。說法無盡。第二者苦習諦。義不可盡。義不可窮。說法無盡。第三者苦盡諦。義不可盡。義不可窮。說法無盡。第四者苦出要諦。義不可盡。義不可窮。說法無盡。彼云何名為苦諦。所謂苦諦者。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憂悲惱苦。怨憎會苦。恩愛別離苦。所欲不得苦。取要言之。五盛陰苦。是謂名為苦諦。彼云何名為苦習諦。所謂習諦者。愛與欲相應。心恒染著。是謂名為苦習諦。彼云何名為苦盡諦。所謂盡諦者。欲愛永盡。無餘不復更造。是謂名為苦盡諦。彼云何名為苦出要諦。所謂苦出要諦者。謂賢聖八品道。所謂正見。正治。正語。正行。正命。正方便。正念。正三昧。是謂名為苦出要諦。如是比丘。有此四諦。實有不虛。世尊之所說。故名為諦。諸有眾生。二足。三足。四足。欲者。色者。無色者。有想無想者。如來最上。然成此四諦。故名為四諦。是謂比丘。有此四諦。然不覺知。長處生死輪轉。五道。我今以得此四諦。從此岸至彼岸。成就此義。斷生死根本。更不復受有。如實知之。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今有四諦法 如實而不知
輪轉生死中 終不有解脫 如今有四諦
以覺以曉了 以斷生死根 更亦不受有

若有四部之眾。不得此諦。不覺不知。便隨五道。是故諸比丘。當作方便。成此四諦。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二)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此四法。多饒益人。云何為四。第一法者。當親近善知識。第二者。當聞法。第三者。當知法。第四者。當法法相明。是謂比丘。有此四法。多饒益人。是故諸比丘。當求方便。成此四法。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阿難曰。若如來出現於世時。便有四未曾有法。出現於世。云何為四。此眾生類。多有所著。若說不染著法時。亦復承受念修行之心。不遠離。若如來出現於世時。有此四未曾有法。出現於世。是謂初未曾有法。出現於世。復次阿難。輪轉不住。恒在五道。正使欲說法時。亦復承受心。不遠離。若如來出現世時。有此二未曾有法。出現於世。復次阿難。此眾生類。恒懷憍慢。不去心首。若使說法。亦復承受心。不遠離。然復阿難。此眾生類。恒懷憍慢。不去須臾。設復說法時。亦復承受。是謂第三未曾有法。出現於世。復次阿難。此眾生類。無明所覆。設復說有明法時。亦復承受。而心不忘失。若復阿難。說此有明無明法時。而心意柔和。恒喜修行。是謂阿難。若如來出現世時。便有此四未曾有法。出現於世。若有多薩阿竭。現在時。便有此四未曾有法。出現於世。是故阿難。當發喜心。向如來所。如是阿難。當

作是學爾時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今當說擔亦當說持擔人亦當說擔因緣亦當說捨擔汝等比丘諦聽諦聽善思念之我今當說諸比丘對曰如是世尊是時諸比丘從佛受教世尊告曰彼云何名為擔所謂五盛陰是云何為五所謂色痛想行識陰是謂名為擔彼云何名為持擔人所謂持擔人者人身是也字某某如是生食如是食受如是苦樂壽命長短是謂名為持擔人彼云何名為擔因緣所謂擔因緣者愛著因緣是與欲共俱心不遠離是謂名為擔因緣彼云何名為當捨離擔所謂能使彼愛永盡無餘已除已吐是謂比丘名捨離擔如是我今已說擔已說擔因緣已說持擔人已說捨擔然諸如來所應行者我今已辦若樹下空處露坐常念坐禪莫行放逸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當念捨重擔 更莫造新擔 擔是世間病 捨擔第一樂 亦當除愛結 及捨非法行 盡當捨離此 更不復受愛 是故諸比丘當作方便捨離於擔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中虫如是之屬皆名為因緣生彼云何名為化生所謂諸天大地獄餓鬼若人若畜生是謂名為化生是謂比丘有此四生諸比丘捨離此四生當求方便成四諦法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六)聞如是一時尊者舍利弗尊者目犍連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爾時舍利弗告諸比丘世間有此四人云何為四所謂第一人者與結相隨然內有結而不知或有一人不與結相隨然內有結如實知之或有一人不與結相隨然內無結如實而不知或有一人不與結相隨然內無結如實知之諸賢當知第一人中此人最為下賤所謂彼第二人與結相隨內有結如實知之此人極為妙彼第三人無結人中此人最為下賤所謂彼第四人不與結相隨內無結如實知之此人於無結人中最為第一諸賢當知世間有此四人是時尊者目連問舍利弗曰有何因緣有結相隨人一人下賤一人最妙復有何因緣此二無結人相隨一人下賤一人最妙舍利弗對曰彼與結相隨內有結如實不知彼人作是念我當作淨想彼便思惟作淨想當作淨想時便起欲心以起欲心已便有貪欲瞋恚癡心而命終爾時不求方便滅此欲心便有瞋恚愚癡之心而命終目連當知猶如有人詣市買得銅器塵土垢全極為不淨彼人不隨時摩挲不隨時淨洗然彼銅器倍更生垢極為

不淨此第一人亦復如是與垢相隨內有結如實不知彼便作是念我當思惟淨想已思惟淨想便生欲心已生欲心則有貪欲瞋恚愚癡而命終不求方便滅此欲心彼第二人與結相隨內有結如實知我今可捨淨想思惟不淨想彼已捨淨想思惟不淨想彼以思惟不淨想便不生欲心求方便不得者得不獲者獲不及者及便無貪欲瞋恚愚癡亦復無結而命終猶如有人從市中買得銅器塵垢所染彼人隨時修治洗蕩使淨此人亦復如是與結相隨內有結如實知之彼人便捨淨想思惟不淨想彼思惟不淨想更求方便不得者得不獲者獲不作證者教令得證已無欲心無瞋恚愚癡而命終是謂目連有此二人與結相隨一人下賤一人最妙目連曰復以何因緣使此二人不與結相隨一人下賤一人最妙舍利弗曰彼第三人不與結相隨內無結如實而不知彼便作是思惟我不求方便思惟不得者得不獲者獲不作證者而作證彼人有欲心瞋恚愚癡所縛而命終猶如有人詣市買銅器塵垢所染然不隨時洗治亦不隨時修治此第三人亦復如是不與結相隨內無結如實不知亦不作是學我當求方便滅此諸結而有貪欲瞋恚愚癡之心而命終彼第四人不與結俱內無結如實知之彼便作是思惟求方便不得者得不獲者獲不作證者令作證彼以無此結而命終猶如有人詣市得好銅器極淨潔復加隨時修治磨洗其器爾時彼器倍復淨好此第四

人亦復如是。不與結相隨。內無結如實知之。彼便作是思。惟求方便。不獲者獲。不得者得。不作證者。而作證。彼便無結。使貪欲瞋恚愚癡身壞命終。是謂目連。有此二人。不與結相隨。內無結如實知之。一人為上一人下賤。是時尊者目連。問舍利弗曰。何以故名曰結。舍利弗曰。目連當知。惡不善法起。諸邪見故名。為結。或復有人。而作是念。如來問我義已。然後與諸比丘說法。不問餘比丘義。而如來與比丘說法。或復有是時。世尊語餘比丘而說法。然不語彼比丘。如來說法。如來不語。我與比丘說法。或有不善。或有貪欲。既有不善。又有貪欲。此二俱不善。或復有時。比丘作是念。我恒在諸比丘前。而入村乞食。不使餘比丘在比丘前。而入村乞食。或有是時。餘比丘在比丘前。而入村乞食。不使彼比丘在比丘前。而入村乞食。我不在比丘前。而入村乞食。既有不善。又有貪欲。此二俱不善。目連當知。或復有是時。比丘作是念。我當在比丘前坐。先前受水。先前得食。不使餘比丘先比丘坐。先前受水。先前得食。或復有時。餘比丘在比丘前坐。先前受水。先前得食。不使彼比丘在比丘前坐。先前受水。先前得食。我不在比丘前坐。先前受水。先前得食。既有不善。又有貪欲。此二俱不善。或復有時。比丘作是念。我食已。與檀越說法。不使餘比丘食訖。與檀越說法。或復有時。餘比丘食竟。與檀越說法。不使彼比丘食竟。與檀越說法。不使我食竟。與檀越說法。既有不善。又有貪欲。此二俱不善。或復有時。比丘作

是念。我當至園中。與長者婆羅門說法。不使餘比丘至園中。與長者婆羅門說法。或復有時。餘比丘至園中。與長者婆羅門說法。不使餘比丘至園中。與長者婆羅門說法。不使我至園中。與長者婆羅門說法。既有不善。又有貪欲。此二俱不善。或復有時。比丘作是念。我今犯戒。使諸比丘不知我犯戒。或復有時。彼比丘犯戒。諸比丘知此比丘犯戒。既有不善。又有貪欲。此二俱不善。或復有時。比丘作是念。我今犯戒。不使餘比丘語我言犯戒。或復有時。彼比丘犯戒。餘比丘語我言犯戒。既有不善。又有貪欲。此二俱不善。或復有時。彼比丘作是念。我今犯戒。使清淨比丘告我。不使不清淨比丘告我。或復有時。不清淨比丘告彼比丘言。彼比丘犯戒。既有不善。又有貪欲。此二俱不善。或復有時。比丘作是念。我今犯戒。若有比丘告我者。當在屏處。不在大眾之中。或復有時。彼比丘犯戒。在大眾中告語。不在屏處。比丘復作是念。此諸比丘在大眾中告我不在屏處。既有不善。又有貪欲。此二俱不善。目連當知。此諸法之本。興起此行者。名為結使。目連復知。諸有四部之眾。犯此行者。皆共聞知。雖言我行阿練。若在閑靜之處。正使著五納衣。恒行乞食。不擇貧富。行不卒暴。往來住止。坐起。動靜。言語。默然。彼比丘作是念。使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諸梵行者。恒來供養我。彼比丘雖有是念。然四部眾亦不隨時供養。所以然者。以彼比丘惡不善行未除。故見聞念知。猶如有人。一銅器。極為清淨。

復以不淨盛著銅器中。復以餘器蓋其上。持行詣國界。眾人見已。問彼人曰。君所持者。是何物乎。我等欲得觀見。是時眾人素既飢餓。謂呼是好飲食。尋發器蓋。然是不淨。皆共得見。此比丘亦復如是。雖有阿練。若行隨時乞食。著五納衣。正身正意。繫念在前。彼雖生此念。欲使諸梵行者。隨時來供養。然復諸梵行人。不隨時供養。所以然者。以彼比丘惡不善法。結使未盡。故目連當知。諸有比丘無此惡不善法。結使已盡。見聞念知。雖在城傍行。猶是持法之人。或受人請。或受長者供養。彼比丘無此貪欲之想。是時四部之眾。及諸梵行者。皆來供養。所以然者。以彼比丘行清淨。故皆見聞念知。猶如有人。有好銅器。盛好飲食。氣味極香。復以物蓋其上。持行詣國界。眾人見已。問彼人曰。此是何物。我等欲得觀見。時尋發看。見是飲食。皆共取食。此亦如是。比丘見聞念知。雖在城傍行。受長者供養。彼不作是念。使諸梵行者。來供養我。然復諸梵行者。皆來供養之。所以然者。以彼比丘惡不善行。以除盡。故是故目連。以此諸行。故名為結使。是時尊者大目犍連。歎曰。善哉善哉。舍利弗。所以然者。我昔遊此羅閱城。迦蘭陀竹園所。到時著衣持鉢。入羅閱城。迦蘭陀竹園所。在門外默然而立。是時彼工師。手執斧而斫材。是時更有長老工師。有少事緣。來至此工師舍。是時彼工師。修治材板。是時彼老工師。而生此念。此小工師。斫材如我意。不。我今當觀之。是時彼工師。所嫌之處。彼工師。盡取斫之。是

同此中阿含26卷(87),及同經目49求欲經.可參考之

時彼老工師甚懷歡喜而作是念善哉善哉卿所斫材盡如我意此亦如是諸有比丘心不柔和捨沙門行心懷姦偽不從沙門之法性行麤疎不知慚愧強顏耐辱為卑賤行無有勇猛或喜多忘失不憶所行心意不定所作錯亂諸根不定然今尊者舍利弗觀察性行已而修治之諸有族姓子以信堅固出家學道甚恭敬戒不捨沙門賢聖之法無有幻偽不行卒暴心意柔和言常含笑不傷人意心恒一定無有是非諸根不亂彼聞尊者舍利弗語已便自承受亦不忘失猶如若男若女端正無雙極自沐浴著好新衣用香塗身若復有人復加以優鉢華持用奉上彼人得已即著頭上歡喜踊躍不能自勝此亦如是若有族姓子以信堅固出家學道恭敬於戒不失沙門之法無有幻偽不行卒暴心意柔和言常含笑不傷人意心恒一定無有是非諸根不亂彼從尊者舍利弗聞是語已甚懷歡喜不能自勝而受其教如此諸族姓子說此法教爾時諸賢各各聞其所說歡喜奉行

(七)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此四果云何為四或有果生而似熟或有果熟而似生或有果熟而似熟或有果生而似生是謂比丘世間有此四果世間有此四人亦復如是云何為四或有人熟而像生或有人生而像熟或有人生而似生或有人熟而似熟何等人生而似熟或有人往來行步不行卒暴眼目視瞻恒隨法教著衣持鉢亦復隨法行步視地不左右顧望

然復犯戒不隨正行實非沙門而似沙門不行梵行而自言行梵行盡壞敗正法根敗之種是謂此人生而像熟彼人云何熟而像生或有比丘性行似踈視瞻不端亦不隨法行喜左右顧視然復精進多聞修行善法恒持戒律不失威儀見少非法便懷恐懼是謂此人熟而像生彼云何人生而像生或有比丘不持禁戒不知行步禮節亦復不知出入行來亦復不知著衣持鉢諸根錯亂心著色聲香味細滑之法彼犯禁戒不行正法不是沙門而似沙門不行梵行而似梵行根敗之人不可修飾是謂此人生而似生彼云何有人熟而似熟或有比丘持戒禁限出入行步不失時節看視不失威儀然極精進修行善法威儀禮節皆悉成就見小非法便懷恐怖況復大者是謂此人熟而似熟是謂比丘世間有此四果之人當學熟果之人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八)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今日空中有隨風風設復有飛鳥至彼者若鳥鵲鵲鵲值彼風者頭腦羽翼各在一處此間一比丘亦復如是捨禁戒已作白衣行是時三衣鉢器鍼第六物之屬各在一處猶隨風之風吹殺彼鳥是故諸比丘當修行梵行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九)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比丘當知有此四鳥云何為四或有鳥聲好而形醜或有鳥形好而聲

醜或有鳥聲醜形亦醜或有鳥形好聲亦好彼云何鳥聲好而形醜拘翅羅鳥是也此謂此鳥聲好而形醜彼云何鳥形好而聲醜所謂鷲鳥是也此謂此鳥形好而聲醜彼云何鳥聲醜形亦醜所謂兔梟是也此謂此鳥聲醜形亦醜復有何鳥聲好形亦好所謂孔雀鳥是也此謂此鳥聲好形亦好是謂比丘有此四鳥當共覺知此亦如是世間亦有四人似鳥出入行來著衣持鉢屈申俯仰威儀成就亦復不能有所諷誦諸所有法初善中善竟善不能承法之教亦復不能善諷誦是謂此人形好而聲不好復有何等人聲好而形醜或有一比丘出入行來屈申俯仰著衣持鉢威儀不成就恒好廣說然復彼人精進持戒聞法能知所學多聞諸所有法初善中善竟善義理深邃具足修梵行然復彼法善持善誦是謂此人聲好而形醜彼復有何等人聲醜形亦醜或有一人犯戒不精進不多聞所聞便失彼於此法應具足行梵行然不肯承受是謂此人聲亦醜形亦醜彼何等人聲亦好形亦好或有比丘顏貌端政出入行來著衣持鉢不左右顧視然復精進修行善法然戒律具足見小非法尚懷恐懼何況大者亦復多聞所受不忘諸所有法初善中善竟善修其善行如此之法善諷誦讀是謂此人聲好形亦好是謂世間有此四人在世間者當共覺知是故諸比丘當學聲好形亦好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壹阿含經卷第十八

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

四意斷品第二十六之一

(二)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種雲。云何為四。或有雲雷而不雨。或有雲雨而不雷。或有雲亦雨亦雷。或有雲亦不雨亦不雷。是謂四種雲。世間四種人而像雲。何等四人。或有比丘雷而不雨。或有比丘雨而不雷。或有比丘亦不雨亦不雷。或有比丘高聲誦習。所謂契經。祇夜。受決。偈。本末。因緣。已說。生經。頌。方等。未曾有法。譬喻。如是諸法善誦誦讀不失其義。不廣與人說法。是謂此人雷而不雨。彼云何人雨而不雷。或比丘有顏色端政。出入行來進止之宜。皆悉具知。修諸善法無毫釐之失。然不多聞。亦不高聲誦習。復不修行契經。本末。授決。偈。因緣。譬喻。生經。方等。未曾有法。然從他承受亦不忘失。好與善知識相隨。亦好與他說法。是謂此人雨而不雷。彼何等人亦不雨亦復不雷。或有一人顏色不端政。出入行來進止之宜。皆悉不具。不修諸善法。然不多聞。亦不高聲誦習。讀。復不修行契經。至方等。亦復不與他說法。是謂此人亦不雨亦不雷。復有何等人亦雨亦雷。或有一人顏色端政。出入行來進止之宜。亦悉具知。好喜學問。所受不失。亦好與他說法。勸進他人。令使承受。是謂此人亦雷亦雨。是謂比丘。世間有此四人。是故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猶如山河石壁百草五穀。皆依於地而得長大。然復此地最尊最上。此亦如是。諸善道品之法。住不放逸之地。使諸善法而得長大。無放逸比丘修四意斷。多修四意斷。云何為四。於是比丘未生弊惡法。求方便令不生。心不遠離恒欲令滅。已生弊惡法。求方便令不生。心不遠離恒欲令滅。未生善法。求方便令生。已生善法。求方便令增多。不忘失。具足修行。心意不忘。如是比丘修四意斷。是故諸比丘當求方便修四意斷。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為第一。此亦如是。諸善功德三十七品之法。無放逸行最為第一。最尊最貴。無放逸比丘修四意斷。云何為四。於是比丘若未生弊惡法。求方便令不生。若已生弊惡法。求方便令滅。若未生善法。求方便令生。若已生善法。求方便令增多。終不忘失。具足修行。心意不忘。如是比丘修四意斷。是故諸比丘當求方便修四意斷。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諸有華之屬。瞻蔔之華。須摩那華。天上人中。婆師華。最為第一。此亦如是。諸善功德三十七道品之法。無放逸行為第一。若無放逸比丘修四意斷。云何為四。於是比丘若未生弊惡法。求方便令不生。已生弊惡法。求方便令滅。若未生善法。求方便令生。已生善法。求方便令增多。終不忘失。具足修行。心意不忘。如是比丘修四意斷。是故諸比丘當求方便修四意斷。是故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諸有星宿之光。月光最

(五)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王波斯匿乘寶羽之車。出舍衛城。至祇洹精舍。欲觀世尊。諸王常法有五威容。捨著一面。前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世尊告大王曰。大王當知。世間有四種人。出現於世。云何為四。或有一人先闇而後明。或有一人先明而後闇。或有一人先闇而後闇。或有一人先明而後明。彼人云何先闇而後明。於是或有一人生卑賤家。或旃陀羅種。或噉人

諦。饒益。阿難。重擔。四生。結。

四果。隨風。四鳥。雷在後。

增壹阿含經卷第十七

種或工師種或姪洸家生或無目或無手足或時裸跣或諸根錯亂然復身口行善法意念善法彼若見沙門婆羅門諸尊長者恒念禮拜不失時節迎來起送先笑後語隨時供給若復有時見乞兒者若沙門婆羅門若路行者若貧賤者若有錢財便持施與設無財貨者便往至長者家乞求施與若復見彼施者便還歡喜踊躍不能自勝身行善法口修善法意念善法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上猶如有人從地至床從床乘馬從馬乘象從象乘講堂由是故我今說此人先闇而後明如是大王此人名曰先闇而後明彼人云何先明而後闇於是或有一人在大家生若剎利種若長者種若婆羅門種饒財多寶金銀珍寶車乘馬礪水精琉璃僕從奴婢不可稱計象馬^牯羊皆悉具足然復此人顏貌端政如桃華色彼人恒懷邪見邊見相應彼便有此見無施無受亦無前人何所施物亦無善惡之行亦無今世後世亦無得道者世無阿羅漢可承敬者於今世後世可作證者彼若見沙門婆羅門便起瞋恚無恭敬心若見人惠施者心不喜樂身口意所作行而不平均以行非法之行身壞命終生地獄中猶如有人從講堂至象從象至馬從馬至床從床至地由是故我今說此人如是大王所謂此人先明而後闇彼云何有人從闇至闇若復有人生卑賤家或旃陀羅家或噉人家或極下窮家此人必生此中或復有時諸根不具顏色麁惡然復彼人恒懷邪見彼便有此見無今世後

世無沙門婆羅門亦無得道者亦無阿羅漢可承敬者亦無今世後世可作證者彼若見沙門婆羅門便起瞋恚無恭敬心若見人來惠施者心不喜樂身口意所作行而不平等誹謗聖人毀辱三尊彼既自不施又見他施甚懷瞋恚以行瞋恚身壞命終生地獄中猶如有人從闇至闇從火焰至火焰捨智就愚由是而言此人可謂先闇而後闇大王當知故名此人從闇至闇彼名何等從明至明或有一人生豪族家或剎利種或國王家或大臣家饒財多寶不可稱計然復彼人顏色端政如桃華色彼人恒有正見心無錯亂彼有此正見有施有福有受者有善惡之報有今世後世有沙門婆羅門設復彼人若見沙門婆羅門起恭敬心和顏悅色己身恒喜布施亦復勸人使行布施之設布施之日心懷踊躍不能自勝彼身行善口行善意行善身壞命終生善處猶如有人從講堂至講堂從宮至宮由是而言我今說此人從明至明是為大王世間有此四人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王當知貧人 有信好布施 見沙門婆羅
及諸可施者 能復起迎逆 而教於正見
施時極歡喜 所求不逆人 彼人是良友
終不為惡行 恒喜行正見 常念求善法
大王如彼人 死時有所適 必生兜術天
先闇而後明 如人極為富 不信好喜恚
慳貪心怯弱 邪見而不改 見沙門梵志
及諸乞求者 恒喜呵罵詈 邪見言無有
見施起瞋恚 不令有施人 彼人行極弊

造諸惡元本 如是彼人者 臨欲命終時
當生地獄中 先明而後闇 如有貧賤人
無信好瞋恚 造諸不善行 邪見不信正
設見沙門士 及諸可事者 而取輕毀之
慳貪無有信 施時而不喜 見他施亦然
彼人所造行 所適無安處 如此彼之人
必當取命終 當生地獄中 先闇而後闇
如人極為富 有信好布施 正見不他念
恒喜求善法 設見諸道士 及諸可施者
起恭迎敬之 而學於正見 與時極和悅
常念於平均 惠施無吝惜 不逆於人心
彼人受命決 不造諸非法 當知彼之人
臨欲命終時 必生好善處 先明而後明
是故大王當學先明而後明莫學先明而後
闇如是大王當作是學爾時波斯匿王聞佛
所說歡喜奉行

(六)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阿難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
住斯須復以兩手摩如來足已復以口鳴如來
足上而作是說天尊之體何故乃爾身極緩爾
如來之身不如本故世尊告曰如是阿難如汝
所言今如來身皮肉已緩今日之體不如本故
所以然者夫受形體為病所逼若應病眾生
為病所困應死眾生為死所逼今日如來年已
衰微年過八十是時阿難聞此語已悲泣哽
噎不能自勝並作是語咄嗟老至乃至於斯
是時世尊到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是時
世尊漸漸乞食至王波斯匿舍當於爾時波
斯匿門前有故壞車數十乘捨在一面是時尊

者阿難以見車棄在一面見已白世尊曰此車王波斯匿車昔日作時極為精妙如今日觀之與瓦石同色世尊告曰如是阿難如汝所言如今觀所有車昔日之時極為精妙金銀所造今日壞敗不可復用如是外物尚壞敗況復內者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咄此老病死

壞人極盛色 初時甚悅意 今為死使逼 雖當壽百歲 皆當歸於死 無免此患苦 盡當歸此道 如內身所有 為死之所驅 外諸四大者 悉趣於本無 是故求無死 唯有涅槃耳 彼無死無生 都無此諸行

爾時世尊即就波斯匿王坐是時王波斯匿與世尊辦種種飲食觀世尊食竟王更取一小座在如來前坐白世尊曰云何世尊諸佛形體皆金剛數亦當有老病死乎世尊告曰如是大王如大王語如來亦當有此生老病死我今亦是人數父名真淨母名摩耶出轉輪聖王種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諸佛出於人 父名曰真淨 母名極清妙 豪族刹利種 死徑為極困 都不觀尊卑 諸佛尚不免 況復餘凡俗

爾時世尊與波斯匿王而說此偈

祠祀火為上 詩書頌為尊 人中王為貴 眾流海為首 眾星月為上 光明日為先 八方上下中 世界之所載 天及世人民 如來最為尊 其欲求福祿 當供養三佛 是時世尊說此偈已便從座起而去還祇洹精舍就座而坐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法在世間人所愛敬云何為四少壯之年世間

人民之所愛敬無有病痛人所愛敬壽命人所愛敬恩愛集聚人所愛敬是謂比丘有此四法世間人民之所愛敬復次比丘復有四法世間人民所不愛敬云何為四比丘當知少壯之年若時老病世人所不喜若無病者後便得病世人所不喜若有得壽命後便命終世人所不喜恩愛得集後復別離是世人所不喜是謂比丘有此四法與世迴轉諸天世人乃至轉輪聖王諸佛世尊共有此法是為比丘世間有此四法與世迴轉若不覺此四法時便流轉生死周旋五道云何為四聖賢戒賢聖三昧賢聖智慧賢聖解脫是為比丘有此四法而不覺知者則受上四法我今及汝等以覺知此賢聖四法斷生死根不復受有如今如來形體衰老當受此衰耗之報是故諸比丘當求此永寂涅槃不生不老不病不死恩愛別離常念無常之變如是比丘當作是念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羅門復有五百沙門復嚴駕五百衣裳復嚴駕五百珍寶與亡者作好大棺彩畫極令使妙懸繒幡蓋作倡妓樂不可稱計出舍衛城是時波斯匿王還來入城是時王波斯匿有少事是時王遙見亡者問左右曰此是何人供養乃至於斯時不奢蜜曰此舍衛城中有長者母無常是彼之具時王復告曰此諸象馬車乘復用為大臣報曰此五百老母者用奉上閻羅王持用贖命時王便笑而作是說此是愚人之法命也難保有何可剋如有人墮摩竭魚口欲求出者實復難得此亦如是墮閻羅王邊欲求出實難得此五百妓女亦用贖命王報曰此亦難得時大臣曰若此妓女不可得者當用餘者贖之王曰此亦難得大臣曰若此不可得者當用五百珍寶贖之王報曰此亦難得大臣曰此不可得者用五百衣裳贖之王曰此亦難得臣曰若此衣裳不可得者當用此五百梵志呪術呪術取之王曰此亦難得大臣曰若此五百梵志不可得者復當持此沙門高才說法持用贖之王曰此不可得大臣曰若說法不可得者當集兵眾共大戰鬪而取之時波斯匿王大笑而曰此是愚人之法以墮摩竭魚口終不得出時王曰汝當知之頗有生而不死乎時大臣曰此實不可得也時大王報曰實不可得諸佛亦作是說夫生有死命亦難得是時不奢蜜跪白王曰是故大王甚莫愁憂一切眾生皆歸於死時王問曰我何故愁憂時臣白王王當知之大王母者今日已死是時波斯匿王聞此

語已。八九歎息而語大臣曰：善哉！如汝所言，乃能知善權方便。是時王波斯匿還入城，辦種種香華供養亡母，供養亡母已，便還駕乘。至世尊所，到已，頭面禮足，在一面坐。是時世尊問曰：大王何故塵土空身？王曰：世尊，天母命終，向送至城外。今來詣世尊所，問其所由。然天母在時，持戒精進，恒修善法，年向百歲。今日已命終，故來至世尊所耳。若當我持象贖命可得者，亦當用象贖之；若當馬贖命可得者，亦當用馬贖之；若當車乘贖命可得者，便當用車乘贖之；若當金銀珍寶贖命可得者，當用金銀珍寶贖之；若當以奴婢僕從城廓國界贖命可得者，當以城廓國界贖命；若以加尸國界人民贖命可得者，當以加尸人民贖之。莫令我天母命終，世尊告曰：是故大王，甚莫愁憂。一切眾生皆歸於死，一切變易之法，欲令不變易者終不有此事。大王當知：人身之法猶如雪揣，要當歸壞，亦如土坯同亦歸壞，不可久保，亦如野馬幻化虛偽不真，亦如空拳以誑小兒。是故大王莫懷愁憂，恃怙此身。大王當知：有此四大恐怖來至，此身不可障護，亦不可以言語呪術藥草符書所可除。云何為四？一者名為老，壞敗少壯，使無顏色；二者名病，盡壞敗無病；三者名為死，盡壞敗命根；四者有常之物，歸於無常，是謂大王有此四法不可障護，非力所能伏也。大王當知：猶如四方有四大山，從四方來，使壓眾生，非力所却是故大王。非牢固物不可恃怙，是故大王當以法治化，莫以非法。王亦不久當

至生死之海。王亦當知：諸以法治化者，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上；若復以非法治化者，身壞命終，生地獄中。是故大王當以法治化，莫以非法。如是大王當作是學。爾時波斯匿王曰：世尊，此法名何等？當云何奉行？世尊告曰：此法名除愁憂之刺。王曰：佛言實爾。世尊，所以然者，我聞此法已，所有愁憂之刺，今日已除。然世尊，國界事猥欲還所在？世尊告曰：宜知是時，波斯匿王即從坐起，頭面禮足，便退而去。爾時波斯匿王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八)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今非獨在比丘比丘尼清信士清信女中為尊，乃至世間人民中獨尊。今有四法本末我躬自知之，而作證於四部之眾。天上人中，云何為四？一者一切諸行皆悉無常，我今知之；於四部之眾，天上人中而作證。二者一切諸行皆苦，三者一切諸行無我，四者涅槃休息，我今知之。於四部之眾，於天上人中而作證。是謂比丘四法之本。是故於天上人中而獨得尊。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九)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爾時世尊欲詣羅閱城夏坐，舍利弗亦欲詣羅閱城夏坐。千二百五十弟子皆欲詣羅閱城夏坐。然舍利弗目犍連夏坐竟，當取涅槃。爾時世尊將諸比丘，舍利弗目犍連等遊羅閱城迦蘭陀竹園受夏坐。已，爾時世尊告舍利弗：今千二百五十弟子為汝等在此夏坐。然舍利弗目犍連比丘當取滅度。云何舍利弗堪任與諸

比丘說妙法乎？我今脊痛欲小止息。舍利弗對曰：如是世尊。爾時世尊躬躄僧迦利，右脇著地，腳相累，計意在明。爾時尊者舍利弗告諸比丘：我初受戒時，以經半月得四辯才，而作證，義理具足。我今當說之，分別其義，使汝等知布現分別之。諦聽善思念之。諸比丘對曰：如是。是時諸比丘從舍利弗受教。舍利弗告曰：何等是四辯才？我得證者，所謂義辯。我由此得證，所謂法辯。我由此得證，所謂應辯。我由此得證，所謂自辯。我今當廣分別其義。若當四部之眾有狐疑者，我今現在可問其義。若復諸賢於四禪有狐疑者，若復諸賢於四等心有狐疑者，可問我今當說之。設復諸賢於四意斷有狐疑者，可問我義。我今當說。四神足四意止四諦有狐疑者，便來問我義。我今當說之。今不問者，後悔無益。我今唯有世尊無所著等正覺，所有深法所行眾事，亦問我義。我當說之。後勿有悔。是時尊者大目犍連到時，著衣持鉢，欲入羅閱城乞食。是時執杖梵志遙見目連來，各各相詣，謂曰：此是沙門瞿曇弟子中，無有出此人上。我等盡共圍已而取打殺。是時彼梵志便共圍捉，各以瓦石打殺，而便捨去。身體無處不遍，骨肉爛盡，酷痛苦惱不可稱計。是時大目犍連而作是念：此諸梵志圍我取打，骨肉爛盡捨我而去。我今身體無處不痛，極患疼痛，又無氣力，可還至園。我今可以神足還至精舍。是時目連即以神足還至精舍。到舍利弗所在一面坐。是時尊者大目犍連語舍利弗言：此執杖梵志

圍我取打骨肉爛盡身體疼痛實不可堪。我今欲取般涅槃故來辭汝。時舍利弗言：世尊弟子之中神足第一有大威力，何故不以神足而避乎？目連報言：我本所造行極為深重，要索受報終不可避，非是空中而受此報。然我今日身極患疼痛，故來辭汝取般涅槃。舍利弗言：諸有比丘比丘尼修四神足多廣演其義，若彼人意中欲住劫過劫乃至不滅度，何以不住而滅度乎？目連報言：如是舍利弗，如來言若比丘比丘尼修四神足欲住壽經劫者亦可得耳，但如來住劫住者我亦住耳，但今日世尊不久當取般涅槃，眾神之類壽命極短，又我不忍見世尊取般涅槃，然我身體極為疼痛欲取般涅槃，爾時舍利弗語目連言：汝今小停，我當先取滅度，是時目連默然不對，是時舍利弗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時舍利弗白世尊言：我今欲取滅度，唯願聽許，是時世尊默然不對，時舍利弗再三白世尊言：我今正是時欲取般涅槃，是時世尊告舍利弗：汝今何故不住一劫乃過一劫，舍利弗白世尊言：我躬從世尊聞，躬自承受眾神之類受命極短，極壽不過百歲，以眾生壽命短故如來壽亦短，若當如來住壽一劫者，我當亦住壽一劫。世尊告曰：如舍利弗言，以眾生壽命短故如來壽亦短，然復此事亦不可論，所以然者，過去久遠阿僧祇劫，有佛名善念誓願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於世，當於爾時人壽八萬歲，無有中夭者，彼善念誓願如來當成佛時，即其日便化作無量佛，立無量

眾生在二乘行，有在不退轉地住者，復立無量眾生在四姓家，復立無量眾生在四天宮，艷天、兜術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梵迦夷天，欲天，色天，無色天，亦於其日於無餘涅槃界而般涅槃，而今舍利弗言，以眾生壽短故如來壽命亦短，云何舍利弗而作是說，如來當住一劫至一劫，我亦當住一劫至一劫，然復眾生命不能知如來壽命長短，舍利弗當知如來有四不可思議事，非小乘所能知，云何為四，世不可思議，眾生不可思議，龍不可思議，佛土境界不可思議，是謂舍利弗有四不可思議，舍利弗言：如是世尊，有四不可思議，世界、眾生、龍宮、佛土，實不可思議，然長夜恒有此念，釋迦文佛終不住一劫，又復諸天來至我所而語我言：釋迦文佛不久在世，年向八十，然今世尊不久當取涅槃，我今不堪見世尊取般涅槃，又我躬從如來聞此語，諸過去當來今現在諸佛，上足弟子先取般涅槃，然後佛取般涅槃，又最後弟子亦先取般涅槃，然後世尊不久當取滅度，唯願世尊聽取滅度，世尊告曰：今正是時，舍利弗即住如來前坐，正身正意繫念在前而入初禪，從初禪起入二禪，從二禪起復入三禪，從三禪起復入四禪，從四禪起復入空處識處不用處，有想無想處，從有想無想起入滅盡定，從滅盡定起入有想無想處，從有想無想起入不用處識處空處，從空處起入第四禪，從第四禪起入三禪，從第三禪起入第二禪，從第二禪起入初禪，從初禪起入第二禪，從第二禪起

入第三禪，從第三禪起入第四禪，時尊者舍利弗從四禪起已，告諸比丘：此名師子奮迅三昧，是時諸比丘歎未曾有，甚奇甚特，尊者舍利弗入三昧速疾，乃爾，爾時舍利弗即從坐起，頭面禮世尊足便退而去，當於爾時，眾多比丘從舍利弗後，時舍利弗還顧語諸賢者舍利弗，眾多比丘報曰：我等欲得供養尊吾自有沙彌足得供養我耳，汝等各還所在思惟道化，善修梵行盡於苦際，如來出世，甚難可遇，時乃出，猶優曇鉢華時乃出，如來亦復如是，億劫乃出，人身亦復難剋，有信成就亦復難得，欲求出家學如來法亦復難得，一切諸行欲使不滅盡，此亦難得，滅於愛欲永盡無餘，滅盡涅槃，今有四法本末如來之所說，云何為四，一切諸行無常，是謂初法本末，如來之所說，一切諸行苦，是謂第二法本末，如來之所說，一切諸行無我，是謂第三法本末，如來之所說，涅槃為永寂，是謂第四法本末，如來之所說，是謂諸賢，四法本末，如來之所說，爾時諸比丘咸共墮淚，今舍利弗滅度何速，乃爾，爾時尊者舍利弗告諸比丘：止，止諸賢，慎莫愁憂，變易之法，欲使不變易者，此事不然，須彌山王尚有無常之變，況復芥子之體，舍利弗比丘而免此患乎，如來金剛之身不久亦當取般涅槃，何況我身，然汝等各修其法，行得盡苦際，是時尊者舍利弗往詣精舍，到已收攝衣鉢出於竹園，往詣本生住處，是時尊者舍利弗漸漸乞食至摩瘦國，爾

時尊者舍利弗遊於摩瘦本生之處，身遇疾病極為苦痛。時唯有均頭沙彌供養，目下除去不淨供給清淨。是時釋提桓因知舍利弗心中所念，譬如力士屈申臂頃，從三十三天沒不現來，至舍利弗精舍中，至已頭面禮足，復以兩手摩舍利弗足，自稱姓名而作是說：我是天王帝釋，舍利弗言：快哉天帝，受命無窮。釋提桓因報言：我今欲供養尊者舍利弗，時舍利弗報言：止，天帝，此則為供養已。諸天清淨，阿須輪龍鬼及諸天之眾，我今自有沙彌足堪使令。時釋提桓因再三白舍利弗言：我今欲作福業，莫見違願。今欲供養尊者舍利弗，是時舍利弗默然不對。時釋提桓因躬自除糞不辭謙苦。是時尊者舍利弗即以其夜而般涅槃。是時此地六變震動，有大音聲，雨諸天華，作倡伎樂。諸天側塞虛空，神妙諸天亦散拘牟頭華，或以栴檀雜碎之香而散其上。時舍利弗已取滅度，諸天皆在空中悲號啼哭，不能自勝。虛空之中欲天、色天、無色天，悉共墮淚。亦如春雨細雨和暢，爾時亦復如是。今尊者舍利弗取般涅槃，何其速哉。是時釋提桓因集一切眾香而耶維尊者舍利弗身，種種供養已而收舍利及衣鉢，而付均頭沙彌。又告之曰：此是汝師舍利及衣鉢，往奉世尊，到已以此因緣具白世尊。若有所說者，便奉行之。是時均頭報言：如是拘翼。是時均頭沙彌捉衣持鉢及舍利，往至阿難所。白阿難曰：我師已取滅度，今持舍利衣鉢來用上世尊。時阿難見已即墮淚而作是語：汝亦來共至

世尊所，以此因緣共白世尊。若世尊有所說，我等當奉行之。均頭報言：如是尊者。是時阿難將均頭沙彌至世尊所，頭面禮足。白世尊曰：此均頭沙彌來至我所，白我言：我師已滅度，今持衣鉢來奉上如來。我今日心意煩惱，志性迷惑，莫知東西。聞尊者舍利弗取般涅槃，悵然傷心。世尊告曰：云何阿難，舍利弗比丘用戒身般涅槃乎？阿難對曰：非也。世尊世尊告曰：云何阿難，用定身慧身解脫所見身而取滅度乎？阿難白佛言：舍利弗比丘不用戒身定身慧身解脫身解脫所見身而取滅度。但舍利弗比丘恒喜教化說法無厭足，與諸比丘教誡亦無厭足。我今憶此舍利弗深恩過多，是以愁悵耳。世尊告曰：止，阿難，莫懷愁憂，不常之物欲使恒在者，此事不然。夫生有死，云何阿難，過去諸佛盡非滅度乎？譬如燈炷油盡即滅，如從寶藏定光至今七佛及弟子眾，盡非般涅槃乎？如是辟支佛審諦高稱遠聞，尼嗟優尼般嗟伽羅優般伽羅，爾許辟支佛，盡非滅度乎？賢劫之初大國聖王名曰善悅，摩訶提婆，如是轉輪聖王，今為所在，豈非盡非般涅槃乎？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一切行無常 生者當有死
不生不復滅 此滅最第一

增壹阿含經卷第十八

增壹阿含經卷第十九

四意斷品第二十六之餘

世尊告阿難曰：汝今授舍利弗舍利來，阿難對曰：如是世尊。是時阿難即授舍利在世尊手。爾時世尊手執舍利已告諸比丘：今此是舍利弗比丘舍利，智慧聰明高才之智，若千種智，不可窮智，無涯底智，有速疾之智，有輕便之智，有利機之智，有甚深之智，有審諦之智，少欲知足，樂閑靜之處，有猛勇意，所為不亂，無怯弱心，能有所忍，除去惡法，體性柔和，不好鬪訟，恒修精進，行三昧習智慧，念解脫修行解脫所知見身，比丘當知，猶如大樹而無其枝，然今日比丘僧，如來是大樹，舍利弗比丘而取滅度，似樹無枝。若舍利弗所遊之方，彼方便遇大幸，云舍利弗在彼方止，所以然者，舍利弗比丘能與外道異學共議論，無不降伏者。是時大目犍連聞舍利弗滅度，即以神足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住。爾時大目犍連白世尊曰：舍利弗比丘今已滅度，我今辭世尊欲取滅度。爾時世尊默然不對。如是再三白世尊曰：我欲取滅度。爾時世尊亦復默然不報。爾時目連以見世尊默然不報，即禮世尊足便退而去。還詣精舍收攝衣鉢，出羅閱城，自往本生處。爾時有眾多比丘從尊者目連後，是時眾多比丘共目連到摩瘦村，在彼遊化身抱重患。是時目連躬自露地敷座而坐，而入初禪。從初禪起入第二禪，從第二禪起入第三禪，從第三禪起入第四禪，從第四禪起入空處，從空處起入識處，從識處起入不用處，從不用處起入有想無想處，從

有想無想處起入火光三昧從火光三昧起入水光三昧從水光三昧起入滅盡定從滅盡定起入水光三昧從水光三昧起入火光三昧從火光三昧起入有想無想定從有想無想定起入不用處從不用處起入識處空處四禪三禪二禪初禪從初禪起飛在空中坐臥經行身上出火身下出水或身下出火身上出水作十八變神足變化是時尊者大目犍連還下就座結跏趺坐正身正意繫念在前復入初禪從初禪起入第二禪從第二禪起入第三禪從第三禪起入第四禪從第四禪起入空處從空處起入識處從識處起入不用處從不用處起入有想無想處從有想無想處起入火光三昧從火光三昧起入水光三昧從水光三昧起入滅盡定從滅盡定起還入水光火光有想無想處不用處識處空處四禪三禪二禪初禪復從初禪起入第二禪從第二禪起入第三禪從第三禪起入第四禪從第四禪起尋時取滅度爾時大目犍連已取滅度是時此地極大震動諸天各各相告來下省觀大目犍連持用供養尊德或以種種香華來供養者諸天在空中作倡伎樂彈琴歌舞用供養尊者目犍連上爾時尊者大目犍連已取滅度是時那羅陀村中一由旬內諸天側滿其中爾時復有眾多比丘持種種香華散尊者目犍連尸上爾時世尊從羅閱城漸漸乞食將五百比丘人中遊化往詣那羅陀村五百比丘俱爾時舍利弗目連取滅度未久爾時世尊在露地而坐默然

察諸比丘已默然觀諸比丘已告諸比丘我今觀此眾人中大有損減所以然者今此眾中無有舍利弗目犍連比丘若舍利弗目犍連所遊之方彼方便為不空聞舍利弗目犍連今在此一方所以然者舍利弗目犍連比丘堪任降此外道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諸佛所造甚奇甚特有此二智慧神足弟子取般涅槃然如來無有愁憂正使過去恒沙如來亦復有此智慧神足弟子正使當來諸佛出世亦當有此智慧神足弟子比丘當知世間有二施業云何為二所謂財施法施比丘當知若論財施者當從舍利弗目連比丘求若欲求法施者當從我求之所以然者我今如來無有財施汝等今日可供養舍利弗目連連比丘舍利弗爾時阿難白佛言云何得供養舍利弗目連連舍利世尊告曰當集種種香華於四衢道頭起四寺偷婆所以然者若有起寺此人四種應起偷婆云何為四轉輪聖王應起偷婆漏盡阿羅漢應起偷婆辟支佛應起偷婆如來應起偷婆是時阿難白世尊曰有何因緣如來應起偷婆復有何因緣辟支佛漏盡阿羅漢轉輪聖王應起偷婆世尊告曰汝今當知轉輪聖王加行十善修十功德亦復教人行十善功德云何為十己身不殺生復教他人使不殺生己身不盜復教他人使不盜己身不婬復教他人使不婬己身不妄語復教他人使不妄語己身不綺語復教他人使不綺語己身不嫉妬復教他人使不嫉妬己身不鬪訟復教他人使不鬪訟己

身意正復教他人使不亂意身自正見復教他人使行正見比丘當知轉輪聖王有此十功德是故應與起偷婆是時阿難白世尊曰復以何因緣如來弟子應與起偷婆世尊告曰阿難當知漏盡阿羅漢以不復受有淨如天金三毒五使永不復現以此因緣如來弟子應與起偷婆阿難白佛以何因緣辟支佛應與起偷婆世尊告曰有辟支佛無師自悟去諸結使更不受胎是故應與起偷婆是時阿難白世尊曰復以何因緣如來應與起偷婆世尊告曰於是阿難如來有十力四無所畏不降者降不度者度不得道者令得道不般涅槃者令般涅槃眾人見已極懷歡喜是謂阿難如來應與起偷婆是謂如來應與起偷婆爾時阿難聞世尊所說歡喜奉行

（一〇）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尊者婆迦梨身得重患臥在大小便上意欲自刀殺無此勢可自坐起是時尊者婆迦梨告侍者汝今可持刀來吾欲自殺所以然者如今日釋迦文佛弟子之中信解脫者無出我上然我今日有漏心不解脫所以然者然如來弟子遇苦惱時亦復求刀自殺我今用此命為不能從此岸至彼岸是時婆迦梨弟子出家未久未知今世後世不知從此岸至彼岸亦復不知死此生彼便授刀與之時婆迦梨手執刀已以信堅固持刀自刺是時婆迦梨以刀自刺而作是念釋迦文佛弟子之中所作非法得惡利不得善利於如來法中不得受證而取命終是時尊者婆迦

梨便思惟是五盛陰，是謂此色是謂色習，是謂色滅盡，是謂痛想行識，是謂痛想行識集，是謂痛想行識滅盡，彼於此五盛陰熟思惟之，諸有生法皆是死法，知此已便於有漏心得解脫，爾時尊者婆迦梨於無餘涅槃界而般涅槃，爾時世尊以天耳聽聞尊者婆迦梨求刀自殺，爾時世尊告阿難，諸比丘在舍衛城者盡集一處，吾欲所勅，是時尊者阿難受世尊教，即集諸比丘在普集講堂，還白世尊曰：今日比丘已集一處，是時世尊將比丘僧前後圍遶，至彼婆迦梨比丘精舍，當於爾時弊魔波旬欲得知尊者婆迦梨神識所在，為在何處，為在人耶，為非人耶，天龍鬼神乾沓，怨阿須倫迦留羅摩休勒闍叉，今此神識竟為所在，在何處生，遊不見東西南北四維上下，皆悉周遍而不知神識之處，是時魔波旬身體疲極，莫知所在，爾時世尊將比丘僧前後圍遶，至彼精舍，爾時世尊觀魔波旬欲得知神識所在，世尊告諸比丘：汝等頗聞此精舍之中有大聲乎？又有光怪，諸比丘對曰：如是世尊，我等已見。世尊告曰：此弊魔波旬欲得知婆迦梨神識所在，是時尊者阿難白世尊曰：唯願世尊說婆迦梨比丘神識為何所在。世尊告曰：婆迦梨比丘神識永無所著，彼族姓子以般涅槃，當作如是持，是時尊者阿難白世尊曰：此婆迦梨比丘何日得此四諦。世尊告曰：今日之中得此四諦，阿難白佛：此比丘抱病經久，本是凡人，世尊告曰：如是阿難，如汝所言，但彼比丘謙苦甚久，諸有釋迦

文佛弟子之中，信解脫者此人最勝，然有漏心未得解脫，我今可求刀自刺，是時彼比丘臨自刺時，即思惟如來功德，捨壽之日，思惟五盛陰，是謂此色習，此色滅盡，爾時彼比丘思惟此已，諸有習之法皆悉滅盡，此比丘已般涅槃，爾時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意斷之法 四閻老耆法
阿夷法本末 舍利婆迦梨

增壹阿含經等趣四諦品第二十七

(一)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是謂比丘，我等常所說法，所謂四諦，以無數方便而觀察此法，分別其義廣與人演，云何為四，所謂苦諦之法，以無數方便而觀察此法，分別其義廣與人演，以無數方便而說習盡道諦，而觀察此法，分別其義廣與人演，汝等比丘，當親近舍利弗比丘承事供養，所以然者，彼舍利弗比丘以無數方便，說此四諦廣與人演，當舍利弗比丘與諸眾生及四部眾，分別其義廣與人演時，不可計眾生諸塵垢盡得法眼淨，汝等比丘當親近舍利弗目犍連比丘承事供養，所以然者，舍利弗比丘與人大者目犍連比丘，所以然者，舍利弗比丘與人說法要成四諦，目犍連比丘與人說法要成第一義成無漏行，汝等當親近舍利弗目犍連比丘，世尊作是語已，還入靜室，世尊去未久，爾時舍利弗告諸比丘：其有能得四諦法者，彼人快得善利，云何為四，所謂苦諦，以無數方便廣演其義，云何為苦諦，所謂生

苦老苦病苦死苦，憂悲惱苦，怨憎會苦，恩愛別苦，所求不得苦，取要言之五盛陰苦，是謂苦諦，云何苦習諦，所謂愛結是也，云何為盡諦，所謂盡諦者，愛欲結永盡無餘，是謂盡諦，云何為道諦，所謂賢聖八品道是，正見正治，正語正方便，正命正業，正念，正定，是謂道諦也，彼眾生快得善利，乃能聞此四諦之法，爾時尊者舍利弗當說此法，無量不可計眾生聞此法時，諸塵垢盡得法眼淨，我等亦快得善利，世尊與我說法安處福地，是故四部之眾，求於方便行此四諦，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二)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眾多比丘入舍衛城時，眾多比丘便作是念：然我等乞食日猶故早，我等可往至外道異學村，與共論義，是時眾多比丘便往至外道村中，到已共相問訊，在一面坐，已在一面坐，爾時異學問道：沙門瞿曇與諸弟子而說此法，汝等比丘盡當學此法，悉當了知，以了知已當共奉行，我等亦與諸弟子而說此法，汝等盡當而學此法，悉當了知，以了知已當共奉行，沙門瞿曇與我等有何等異，有何增減，所謂彼說法我亦說法，彼教誨我亦教誨，爾時眾多比丘聞此語已，亦不言是復不言非，即從坐起而去，爾時眾多比丘自相謂曰：我等當以此義往白世尊，爾時眾多比丘入舍衛城乞食，食已收攝衣鉢，以尼師檀著左肩上，往詣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眾多比丘以此因緣，具白世尊，爾時

世尊告諸比丘。若彼外道作此問者。汝等當以此語報彼曰。為一究竟。為眾多究竟乎。或能彼梵志平等說者。應作是說。是一究竟。非眾多究竟。彼究竟者。為是有欲究竟。為無欲究竟。所謂彼究竟者。謂無欲究竟。云何彼究竟者。有悲究竟。為無悲究竟。所謂彼究竟者。無悲究竟。非有悲究竟。云何有癡究竟。無癡究竟。所謂彼究竟者。無癡究竟。云何彼究竟者。為是有愛究竟。為無愛究竟。所謂彼究竟者。無愛究竟。云何彼究竟者。有受究竟。為無受究竟。所謂彼究竟者。無受究竟。云何彼究竟者。為是智者。為非智者。所謂智者所究竟者。為是究竟者。為是怒者所究竟。為非怒者所究竟。所謂此究竟。彼當作是說。非怒者所究竟。比丘。有此二見。云何為二見。所謂有見無見。諸有沙門婆羅門。不知此二見之本末。彼便有欲心。有瞋恚心。有愚癡心。有愛心。有受心。彼是無知。彼有怒心。不與行相應。彼人不脫生老病死愁憂苦惱。辛酸萬端。不脫於苦。諸有沙門婆羅門。如實而知之。彼便無愚癡瞋恚之心。恒與行相應。便得脫生老病死。今說苦之元本。如是比丘。有此妙法。斯名平等之法。諸不行平等法者。則墮五見。今當說四受。云何為四受。受。謂欲受。見受。戒受。我受。是謂四受。若有沙門婆羅門。盡知欲受之名。彼雖知欲受之名。復不相應者。彼盡分別諸受之名。先分別欲受之名。而不分別見受戒受我受之名。所以然者。以彼沙門婆羅門。不能分別此三受之名。是故或有沙門婆羅門。盡分

別此諸受。彼便分別欲受。見受。不分別戒受。我受。所以然者。以彼沙門婆羅門。不能分別二受。若使沙門婆羅門。盡能分別諸受。或復有不具者。彼便能分別欲受。見受。戒受。不分別我受。所以然者。以彼沙門婆羅門。不能分別我受。故復有沙門婆羅門。盡分別諸受。然復有不具者。此名四受。有何等義。云何分別。所謂四受者。由愛而生。如是比丘。有是妙法。所應分別。若有不行此諸受。此不名為平等。所以然者。諸法之義難了難解。如此非法之義者。非三耶三佛之所說也。比丘當知。如來盡能分別一切諸受。以能分別一切諸受。則與相應。則能分別欲受。見受。我受。戒受。是故如來盡分別諸受。則與法共相應。無有相違。此四受由何而生。然此四受由愛而生。由愛而長。成就此受。彼便不能起於諸受。以不起諸受。則不恐懼。以不恐懼。便般涅槃。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造已辦。更不復受有。如實知之。如是比丘。有此妙法。如實而知之。具足諸法。法行之本。所以然者。以其此法極微妙。故諸佛之所說。則於諸行無有缺漏。於是比丘。有初沙門。第二沙門。第三沙門。第四沙門。更無復有沙門。出此上者。能勝此者。作如是師子之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阿那邠邸長者。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世尊問長者曰。云何長者。汝家中恒布施耶。長者白佛。貧家恒行布施。又飲食麁弊。不與常同。世尊告曰。若布施之時。

若好若醜。若多若少。然不用心意。復不發願。復無信心。由此行報所生之處。不得好食。意不貪樂。意亦復不樂著於好衣裳。亦復不樂著好田業。心亦不著五欲之中。正使有僕從奴婢。亦復不受其教。所以然者。正由其中不用心故。故受其報。若長者布施之時。若好若醜。若多若少。當至誠用心。勿有增損。廢後世橋梁。彼若所生之處。飲食自然。七財具足。心恒樂五欲之中。正使有奴婢使人。恒受其教。所以然者。由於中發歡喜心故。長者當知。過去久遠。有梵志名毘羅摩。饒財多寶。真珠虎珀。碑渠瑪瑙。水精琉璃。好喜布施。爾時布施之時。用八萬四千銀鉢。盛滿碎金。復有八萬四千金鉢。盛滿碎銀。作如是施。復以八萬四千金銀。皆作如是布施。復以八萬四千玉女。布覆衣。皆作如是布施。復以八萬四千玉女。布施衣裳。自覆復以八萬四千臥具。皆用毳毼。文繡。毼毼。自覆復以八萬四千衣裳。布施。復以八萬四千龍象。布施。皆用金銀鞍勒。自副。復以八萬四千馬。布施。皆用金銀鞍勒。自副。復以八萬四千車。布施。作如是大施。復以八萬四千房舍。布施。於四城門中。布施。須食與食。須衣與衣。衣被飲食。床臥具。病瘦醫藥。皆悉與之。長者當知。彼毘羅摩。雖作是布施。不如作一房舍。持用布施。招提僧。此福不可計量。正使彼作如是施。及作房舍。持用施。招提僧。不如受三自歸佛法。聖眾。此福不可稱計。正使彼人作如是施。及作房舍。又受三自歸。雖有此福。猶不如受持五戒。正使彼人作如是

施及作房舍受三自歸，受持五戒，雖有此福，故不如彈指之頃，慈愍眾生，此福功德不可稱計。正使彼人作如是施，作僧房舍受三自歸奉持五戒，及彈指之頃，慈愍眾生，雖有此福，故不如須臾之間，起於世間不可樂想，此福功德不可稱量。然彼所作功德，我盡證明。作僧房舍，我亦知此福；受三自歸，我亦知此福；受持五戒，我亦知此福；彈指之頃，慈愍眾生，我亦知此福。爾時彼婆羅門作如是大施者，豈是異人乎？莫作是觀也。所以然者，爾時施主者，即我身是也。長者當知，過去久遠所作功德，信心不斷，不起著想，是故長者若欲布施之時，若多若少，若好若醜，歡喜惠施，勿起想著，手自布施，莫使他發願求報，後求受福，長者當獲無窮之福。如是長者當作是學。爾時長者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日初出之時，人民之類普共田作，百鳥悲鳴，嬰孩哀喚，我今比丘當知，此是譬喻，當解其義。此義云何？當解若日初出之時，此譬如來出世，人民之類普共田作，此譬如檀越施主，隨時供給衣被飯食，床臥具，病瘦醫藥，百鳥悲鳴者，此高德法師之喻，能與四部之眾說微妙之法，嬰孩喚呼者，此弊魔波旬之喻，是故諸比丘，如日初出如來出世，除去闇冥，靡不照明，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爾時彌勒菩薩至如來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彌勒菩薩白世尊言：菩薩摩訶薩成就幾法，而行檀波羅蜜，具足六波羅蜜，疾成無上正真之道？佛告彌勒：若菩薩摩訶薩行四法，本具足六波羅蜜，疾成無上正真等正覺，云何為四？於是菩薩惠施佛辟支佛下及凡人，皆悉平均，不選擇人，恒作斯念，一切由食而存，無食則喪，是謂菩薩成就此初法，具足六度，復次菩薩若惠施之時，頭目髓腦國財，妻子歡喜惠施，不生著想，由如應死之人，臨時還活，歡喜踊躍，不能自勝，爾時菩薩發心喜悅，亦復如是，布施誓願，不生想著，復次彌勒，菩薩布施之時，普及一切，不自為己，使成無上正真之道，是謂成就此三法，具足六度。復次彌勒，菩薩摩訶薩布施之時，作是思惟：諸有眾生之類，菩薩最為上首，具足六度，了諸法本，何以故？食已，諸根寂靜，思惟禁戒，不興瞋恚，修行慈心，勇猛精進，增其善法，除不善法，恒若一心，意不錯亂，具足辯才，法門終不越次，使此諸施具足六度，成就檀波羅蜜。若菩薩摩訶薩行此四法，疾成無上正真等正覺，是故彌勒，若菩薩摩訶薩欲施之時，當發此誓願，具足諸行，如是彌勒，當作是學。爾時彌勒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六)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如來出世，有四無所畏，如來得此四無所畏，便於世間無所著，在大眾中而師子吼轉於梵輪，云何為四？我今已辦此法，正使沙門婆羅門魔若魔天，蜎飛蠕

動之類，在大眾中言，我不成此法，此事不然，於中得無所畏，是為第一無所畏。如我今日諸漏已盡，更不受胎，若有沙門婆羅門眾生之類，在大眾中言，我諸漏未盡者，此事不然，是謂第二無所畏。我今已離愚闇法，欲使還就愚闇之法者，終無此處，若復沙門婆羅門魔若魔天眾生之類，在大眾中言，我還就愚闇之法者，此事不然，是謂如來三無所畏。諸賢聖出要之法，盡於苦際，欲使不出要者，終無此處，若有沙門婆羅門魔若魔天眾生之類，在大眾中言，如來不盡苦際者，此事不然，是謂如來四無所畏。如是比丘，如來四無所畏，在大眾之中，師子吼轉於梵輪，如是比丘，當求方便，成四無所畏，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七)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今有四人，聰明勇悍，博古明今，法法成就，云何為四？比丘多聞博古明今，在大眾中，最為第一。比丘尼多聞博古明今，在大眾中，最為第一。優婆塞多聞博古明今，在大眾中，最為第一。優婆塞多聞博古明今，在大眾中，最為第一。是謂比丘有此四人在大眾中，最為第一。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勇悍無所畏 多聞能說法 在眾為師子
能除怯弱法 比丘戒成就 比丘尼多聞
優婆塞有信 優婆塞亦爾 在眾為第一
若能和順眾 欲知此義者 如日初出時
是故諸比丘 當學博古明今法法成就 如是
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

喜奉行

(八)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種金翅鳥。云何為四。有卵生金翅鳥。有胎生金翅鳥。有濕生金翅鳥。有化生金翅鳥。如是比丘。有四種龍。云何為四。有卵生龍。有胎生龍。有濕生龍。有化生龍。是謂比丘。有四種龍。比丘當知。若彼卵生金翅鳥欲食龍時。上鐵叉樹上。自投于海。而彼海水縱廣二十八萬里。下有四種龍宮。有卵種龍。有胎種龍。有濕種龍。有化種龍。是時卵種金翅鳥。以大翅搏水兩向。取卵種龍食之。設當向胎種龍者。金翅鳥身即當喪亡。爾時金翅鳥搏水取龍。水猶未合。還上鐵叉樹上。比丘當知。若胎生金翅鳥欲食龍時。上鐵叉樹上。自投于海。然彼海水縱廣二十八萬里。搏水下至值胎種龍。若值卵生龍者。亦能捉之。銜出海水。若值濕生龍者。鳥身即死。比丘當知。若濕生金翅鳥欲食龍時。上鐵叉樹上。自投于海。彼若得卵生龍胎生龍。濕生龍。皆能捉之。設值化生龍者。鳥身即死。若比丘。化生金翅鳥欲食龍時。上鐵叉樹上。自投于海。然彼海水縱廣二十八萬里。搏水下至值卵種龍。胎種龍。濕種龍。化種龍。皆能捉之。海水未合之頃。還上鐵叉樹上。比丘當知。若使龍王身事佛者。是時金翅鳥不能食。所以然者。如來恒行四等之心。以是故。鳥不能食龍。云何為四。等如來恒行慈心。恒行悲心。恒行喜心。恒行護心。是謂比丘。如來恒有此四等心。有大筋力。有大勇猛。

不可沮壞。以是之故。金翅之鳥不能食龍。是故諸比丘。當行四等之心。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九)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善知識惠施之時。有四事功德。云何為四。知時而施。非不知時。自手惠施。不使他人。布施常淨潔。非不淨潔。施極微妙。不有穢濁。善知識惠施之時。有此四功德。是故諸比丘。善男子。善女人。布施之時。當具此四功德。以具此功德。獲大福業。得甘露滅。然此福德不可稱量。言當有爾許福業。虛空所不能容受。猶如海水不可計量。言一斛半斛。一合。半合。稱數之名。但其福業不可具陳。如是善男子。善女人。所作功德不可稱計。獲大福業。得甘露滅。言當有爾許福德。是故比丘。善男子。善女人。當具此四功德。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〇)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今有四種之人。可敬可貴。世之福田。云何為四。所謂持信。奉法。身證。見到。彼云何名為持信人。或有一人受人教誡。有篤信心。意不疑難。有信於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世尊。亦信如來語。亦信梵志語。恒信他語。不任己智。是謂名為持信人。彼云何名為奉法人。於是有人分別於法。不信他人。觀察於法。有耶無耶。實耶虛耶。彼便作是念。此是如來語。此是梵志語。以是知如來諸法者。便奉持之。諸有外道語者。而遠離之。

是謂名為奉法人。彼云何為身證人。於是有人身自作證。亦不信他人。亦不信如來語。諸尊所說言教。亦復不信。但任己性而遊。是謂名為身證人。彼云何名為見到人。於是有人斷三結。成須陀洹。不退轉法。彼有此見。便有惠施有受者。有善惡之報。有今世後世。有父有母。有阿羅漢等。受教者。身信作證。而自遊化。是謂名為見到人。是謂比丘。有此四人。當念除上三人。念修身證之法。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壹阿含經卷第十九

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

增壹阿含經卷第二十

聲聞品第二十八

(一)聞如是一時佛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所。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是時四大聲聞集在一處。而作是說。我等共觀此羅閱城中。誰有不供奉佛法。眾作功德者。由來無信者。當勸令信。如來法僧。尊者大目犍連。尊者迦葉。尊者阿那律。尊者賓頭盧。爾時有長者名跋提。饒財多寶。不可稱計。金銀珍寶。瑠璃真珠。虎魄象馬車乘。奴婢僕從。皆悉備具。又復慳貪。不肯布施。於佛法眾。無有毫釐之善。無有篤信。故福已盡。更不造新。恒懷邪見。無施無福。亦無受者。亦無今世後世善惡之報。亦無父母。及得阿羅漢者。亦復無有而取證者。彼長者有七重門。門門有守人。不得使乞者詣。

門復以鐵籠絡覆中庭中恐有飛鳥來至庭中長者有姊名難陀亦復慳貪不肯惠施不種功德之本故者已滅更不造新亦懷邪見無施無福亦無受者亦無今世後世善惡之報亦無父母得阿羅漢亦復無有而取證者難陀門戶亦有七重亦有守門人不令有來乞者亦復以鐵籠覆上不使飛鳥來入家中我等今日可使難陀母篤信佛法眾爾時拔提長者清旦食餅是時尊者阿那律到時著衣持鉢便從長者舍地中踊出舒鉢向長者是時長者極懷愁憂即授少許餅與阿那律是時阿那律得餅已還詣所在是時長者便興瞋恚語守門人言我有教勅無令人入門內何故使人來入時守門者報曰門閤牢固不知此道士為從何來爾時長者默然不言時長者已食餅竟次食魚肉尊者大迦葉著衣持鉢詣長者家從地中踊出舒鉢向長者時長者甚懷愁憂授少許魚肉與之是時迦葉得肉便於彼沒還歸所在是時長者倍復瞋恚語守門者言我先有教令不使人入家中何故復使二沙門入家乞食時守門人報曰我等不見此沙門為從何來入長者報曰此禿頭沙門善於幻術狂惑世人無有正行爾時長者婦去長者不遠而坐觀之然此長者婦是質多長者妹從摩師山中取之時婦語長者言可自護口勿作是語言沙門學於幻術所以然者此諸沙門有大威神所以來至長者家者多所饒益長者竟識先比丘者乎長者報曰我不識之時婦報言長者頗聞

迦毘羅衛國斛淨王子名阿那律當生之時此地六變震動遠舍一由旬內伏藏自出長者報言我聞有阿那律然不見之耳時婦語長者言此豪族之子捨居家已出家學道修於梵行得阿羅漢道天眼第一無有出者然如來亦說我弟子中天眼第一所謂阿那律比丘是次第二比丘來入乞者為識不乎長者報言我不識之其婦語言長者頗聞此羅闍城內大梵志名迦毘羅饒財多寶不可稱計有九百九十九頭耕牛田作長者報言我躬自見此梵志身其婦報言長者頗聞彼梵志息名曰波羅耶檀那身作金色婦名婆陀女中殊勝者設舉紫磨金在前猶黑比白長者報言我聞此梵志有子名曰波羅耶檀那然復不見其婦報言向者後來比丘即是其身捨此玉女之寶出家學道今得阿羅漢恒行頭陀諸有頭陀之行具足法者無有出尊迦葉上也世尊亦說我弟子中第一比丘頭陀行者所謂大迦葉是今長者快得善利乃使賢聖之人來至此間乞食我觀此義已故作是言善自護口莫誹謗賢聖之人言作幻化此釋迦弟子皆有神德當說此語時尊者大目犍連著衣持鉢飛騰虛空詣長者家破此鐵籠落在虛空中結跏趺坐是時跋提長者見目犍連在虛空中坐便懷恐怖而作是說汝是天耶目連報言我非天也長者問言汝是乾沓耆耶目連報言我非乾沓耆長者問言汝是鬼耶目連報言我非鬼也長者問言汝是羅刹噉人鬼耶目連報言我亦

非羅刹噉人鬼也是時跋提長者便說此偈為天乾沓耆 羅刹鬼神耶 又言非是天 羅刹鬼神者 不似乾沓耆 方域所遊行 汝今名何等 我今欲得知 爾時目連復以偈報曰 非天乾沓耆 非鬼羅刹種 三世得解脫 今我是人身 所可降伏魔 成於無上道 師名釋迦文 我名大目連 是時跋提長者語目連言比丘何所教勅目連報言我今欲與汝說法善思念之時長者復作是念此諸道士長夜著於飲食然今欲論者正當論飲食耳若當從我索食者我當言無也然復作是念我今少多聽此人所說爾時目連知長者心中所念便說此偈 如來說一施 法施及財施 今當說法施 專心一意聽 是時長者聞當說法施便懷歡喜語目連言願時演說聞當知之目連報言長者當知如來說五事大施盡形壽當念修行時長者復作是念目連向者欲說法施行今復言有五大施是時目連知長者心中所念復告長者言如來說有二大施所謂法施財施我今當說法施不說財施長者報言何者是五大施目連報言一者不得殺生此名為大施長者當盡形壽修行之二者不盜名為大施當盡形壽修行不姪不妄語不飲酒當盡形壽而修行之是謂長者有此五大施當念修行是時跋提長者聞此語已極懷歡喜而作是念釋迦文佛所說甚妙今所演說者乃不用寶物如我今日不堪殺生此可得奉行又我家中饒財

多寶終不偷盜。此亦是我之所行。又我家中有上妙之女。終不姪他。是我之所行。又我不好妄語之人。何況自當妄語。此亦是我之所行。如今日意不念酒。何況自嘗。此亦是我之所行。是時長者語目連言。此五施者我能奉行。是時長者心中作是念。我今可飯此目連。長者仰頭語目連言。可屈神下顧就此而坐。是時目連尋聲下坐。是時跋提長者躬自辦種種飲食與目連。目連食訖行淨水。長者作是念。可持一端鬘奉上目連。是時入藏內而選取白鬘。欲取不好者便得好者。尋復捨之。而更取鬘。又故爾好捨之復更取之。是時目連知長者心中所念。便說此偈。施與心鬘諍。此福賢所棄。施時非鬪時。可時隨心施。爾時長者便作是念。今日連知我心中所念。便持白鬘奉上目連。是時目連即與祝願。

觀察施第一 知有賢聖人

施中最為上 良田生果實

時目連祝願已受此白鬘。使長者受福無窮。是時長者便在一面坐。目連漸與說法妙論。所謂論者。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不淨想出。要為樂。諸佛世尊所說之法。苦習盡道。時目連盡與說之。即於座上得法眼淨。如極淨之衣。易染為色。此跋提長者亦復如是。即於座上得法眼淨。以得法見法。無有狐疑。而受五戒。自歸佛法眾。時目連以見長者得法眼淨。便說此偈。如來所說經。

根原悉備具 眼淨無瑕穢 無疑無猶豫

是時跋提長者白目連曰。自今已後恒受我

請。及四部眾當供給衣被飯食床臥具病瘦醫藥。無所愛惜。是時目連與長者說法。已便從坐起而去。餘大聲聞尊者大迦葉尊者阿那律。語尊者賓頭盧言。我等已度跋提長者。汝今可往降彼老母難陀。賓頭盧報曰。此事大佳。爾時老母難陀躬作酥餅。爾時尊者賓頭盧到時著衣持鉢入羅閱城乞食。漸漸至老母難陀舍。從地中踊出舒手持鉢。從老母難陀乞食。是時老母見賓頭盧已極懷瞋恚。並作是惡言。比丘當知。設汝眼脫者。我終不乞汝食也。是時賓頭盧即入三昧。使雙眼脫出。是時母難陀倍復瞋恚。復作惡言。正使沙門空中倒懸者。終不與汝食。是時尊者賓頭盧復以三昧力。在空中倒懸。時母難陀倍復瞋恚。而作惡言。正使沙門舉身烟出者。我終不與汝食。是時賓頭盧復以三昧力。舉身出烟。是時老母見已倍復恚怒。而作是語。正使沙門舉身燃者。我終不與汝食也。是時賓頭盧即以三昧使身體盡燃。老母見已復作是語。正使沙門舉身出水者。我終不與汝食也。是時賓頭盧復以三昧力。便舉身皆出水。老母見已復作是語。正使沙門在我前死者。我終不與汝食也。是時尊者賓頭盧即入滅盡三昧。無出入息。在老母前死。時老母以不見出入息。即懷恐怖。衣毛皆豎。而作是語。此沙門釋種子多所識知。國王所敬。設聞在我家死者。必遭官事。恐不免濟。並作是語。沙門還活者。我當與沙門食。是時賓頭盧即從三昧起。時母難陀復作是念。此餅極大。當更作小者與之。

時老母取少許麵作餅。餅遂長大。老母見已復作是念。此餅極大。當更作小者。然餅遂大。當取先前作者持與之。便前取之。然復諸餅皆共相連。時母難陀語賓頭盧曰。比丘須食者。便自取。何故相燒。乃爾。賓頭盧報曰。大姊當知。我不須食。但須母欲有所說耳。母難陀報曰。比丘何所戒勅。賓頭盧曰。老母今當知。今持此餅往詣世尊所。若世尊有所戒勅者。我等當共奉行。老母報曰。此事甚快。是時老母躬負此餅。從尊者賓頭盧後。往至世尊所。到已頭面禮足在一面立。爾時賓頭盧白世尊曰。此母難陀是跋提長者姊。慳貪獨食。不肯施人。唯願世尊為說篤信之法。使得開解。爾時世尊告母難陀。汝今持餅施與如來及與比丘僧。是時母難陀即以奉上。如來及餘比丘僧。故有遺餘餅在。母難陀白世尊言。故有殘餅。世尊曰。更飯佛比丘僧。母難陀受佛教令。復持此餅飯佛及比丘僧。然後復故有餅在。是時世尊告母難陀。汝今當持此餅與比丘尼眾。優婆塞優婆夷眾。然故有餅在。世尊告曰。可持此餅施與諸貧窮者。然故有餅在。世尊告曰。可持此餅棄于淨地。若著極清淨水中。所以然者。我終不見沙門婆羅門天及人民能消此餅。除如來至真等正覺。對曰。如是世尊。是時母難陀即以此餅捨著淨水中。即時火焰起。母難陀見已尋懷恐懼。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是時世尊漸與說法。所謂論者。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不淨想漏為穢污。出家為要。爾時世尊以見母難陀

心意開解。諸佛世尊常所說法。苦習盡道。爾時世尊盡與母難陀說之。是時老母即於座上得法眼淨。猶如白氎易染為色。此亦如是。時母難陀諸塵垢盡得法眼淨。彼以得法成法無有狐疑。已度猶豫得無所畏。而承事三尊受持五戒。爾時世尊重與說法。使發歡喜。爾時難陀白世尊曰。自今已後使四部之眾在我家取施。自今已去恒常布施。修諸功德奉諸賢聖。即從坐起。頭面禮足。便退而去。是時跋提長者及母難陀。有弟名曰優婆迦尼。是阿闍世王少小同好。極相愛念。爾時優婆迦尼長者經營田作。聞兄跋提及姊難陀受如來法化。聞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七日之中不復睡眠。亦不飲食。是時長者辦田作已。還詣羅閱城中。道復作是念。我今先至世尊所。然後到家。爾時長者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長者白世尊曰。我兄跋提及姊難陀受如來法化乎。世尊告曰。如是長者。今跋提難陀以見四諦。修諸善法。爾時優婆迦尼長者白世尊曰。我等居門極獲大利。世尊告曰。如是長者如汝所言。汝今父母極獲大利。種後世之福。爾時世尊與長者說微妙之法。長者聞法已。即從坐起。頭面禮足。便退而去。往詣王阿闍世所在。一面坐。爾時王問長者曰。汝兄及姊受如來化耶。對曰。如是大王。王聞此語。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即擊鍾鳴鼓。告勅城內。自今已後。無令事佛之家有所貨輸。亦使事佛之人來迎去送。所以然者。此皆是我道法兄弟。爾時王阿闍世出種種飲食。持與長者。時

長者便作是念。我竟不聞世尊說夫優婆塞之法。為應食何等。食應飲何等漿。我今先往至世尊所。問此義。然後當食。爾時長者告左右一人曰。汝往至世尊所。到已。頭面禮足。持我聲而白世尊。云。優婆迦尼長者白世尊曰。夫賢者之法。當持幾戒。又犯幾戒。非清信士。當應食何等。食飲何等漿。爾時彼人受長者教。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爾時彼人持長者名白世尊曰。夫清信士之法。應持幾戒。犯幾戒。非優婆塞。又應食何等。食飲何等漿。世尊告曰。汝今當知。食有二種。有可親近。有不可親近。云。何為二。若親近食。時起不善法。善法有損。此食不可親近。若得食時。善法增益。不善法損。此食可親近。漿亦有二事。若得漿時。起不善法。善法有損。此不可親近。若得漿時。不善法損。善法有益。此可親近。夫清信士之法。限戒有五。其中能持一戒。二戒。三戒。四戒。乃至五戒。皆當持之。當再三問。能持者。使持之。若清信士犯一戒。已身壞命終。生地獄中。若復清信士奉持一戒。生善處天上。何況二三四五。是時彼人從佛受教已。頭面禮足。便退而去。彼人去不遠。是時世尊告諸比丘。自今已後。聽授優婆塞五戒。及三自歸。若比丘欲授清信士女戒時。教使露臂叉手合掌。教稱姓名歸佛法眾。再三教稱姓名歸佛法眾。復更自稱我今已歸佛歸法歸比丘僧。如釋迦文佛最初五百賈客受三自歸。盡形壽不殺不盜不淫不欺不飲酒。若持一戒。餘封四戒。若受二戒。餘封三戒。若受三戒。餘封

二戒。若受四戒。餘封一戒。若受五戒。當具足持之。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二)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今日月有四重翳。使不得放光明。何等為四。一者雲也。二者風塵。三者烟。四者阿須倫。使覆日月。不得放光明。是謂比丘。日月有此四翳。使日月不得放光明。此亦如是。比丘有四結覆蔽人心。不得開解。云。何為四。一者欲結。覆蔽人心。不得開解。二者瞋恚。三者愚癡。四者利養。覆蔽人心。不得開解。是謂比丘。有此四結覆蔽人心。不得開解。當求方便滅此四結。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聞如是。一時佛在阿羅毘祠側。爾時極為盛寒。樹木凋落。爾時手阿羅婆長者子。出彼城中。在外經行。漸來至世尊所。到已。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彼長者子白世尊言。不審宿昔之中。得善眠乎。世尊告曰。如是童子。快善眠也。時長者子白佛。今盛寒。日萬物凋落。然復世尊坐用草蓐。所著衣裳極為單薄。云何世尊作是說。我快得善眠。世尊告曰。童子諦聽。我今還問。汝隨所報之。猶如長者家。牢治屋舍。無有風塵。然彼屋中有床蓐。毳毼毳毼。事事俱具。有四玉女。顏貌端政。面如桃華。世之希有。視無厭足。然好明燈。然彼長者快得善眠乎。長者子報曰。如是世尊。有好床臥。快得善眠。世尊告曰。云。何長者子。若彼人快得善眠。時有欲意起。緣此欲意。不得眠乎。長者子對曰。如是世尊。若彼人欲意起者。便不

得眠也。世尊告曰。如彼欲意盛者。今如來永盡無餘。無復根本。更不復興。云何長者子。設有瞋恚愚癡心起者。豈得善眠乎。童子報言。不得善眠也。所以然者。由有二毒心故。世尊告曰。如來今日無復此心。永盡無餘。亦無根本。童子當知。我今當說四種之坐。云何為四。有卑坐。有天坐。有梵坐。有佛坐。童子當知。卑坐者是轉輪聖王坐也。天坐者釋提桓因坐也。梵坐者梵天王之坐也。佛坐者是四諦之坐也。卑坐者向須陀洹坐也。天坐者得須陀洹坐也。梵坐者向斯陀含坐也。佛坐者四意止之坐也。卑坐者得斯陀含之坐也。天坐者向阿那含之坐也。梵坐者得阿那含果坐也。佛坐者四等之坐也。卑坐者欲界之坐也。天坐者色界之坐也。梵坐者無色界之坐也。佛坐者四神足之坐也。是故童子。如來以坐四神足坐。快得善眠。於中不起姪怒癡。以不起此三毒之心。便於無餘涅槃界。而般涅槃。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有。如實知之。是故長者子。我觀此義已。是故說如來快得善眠。爾時長者子便說此偈。

相見曰極久 梵志般涅槃 以逮如來力
明眼取滅度 卑坐及天坐 梵坐及佛坐
如來悉分別 是故得善眠 自歸人中尊
亦歸人中上 我今未能知 為依何等禪
長者子作是語已。世尊然可之。是時長者子便作是念。世尊以然可我。極懷歡喜。不能自勝。即從坐起。頭面禮足。便退而去。爾時彼童子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聞如是一時佛在羅閱城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爾時世尊從靜室起下。靈鷲山。及將鹿頭梵志而漸遊行。到大畏塚間。爾時世尊取死人髑髏授與梵志。作是說。汝今梵志明於星宿。又兼醫藥能療治眾病。皆解諸趣。亦復能知人死因緣。我今問汝。此是何人髑髏。為是男耶。為是女乎。復由何病而取命終。是時梵志即取髑髏。反覆觀察。又復以手而取擊之。白世尊曰。此是男子髑髏。非女人也。世尊告曰。如是梵志。如汝所言。此是男子非女人也。世尊問曰。由何命終。梵志復手捉擊之。白世尊言。此眾病集。湊百節酸痛。故致命終。世尊告曰。當以何方治之。鹿頭梵志白佛言。當取呵梨勒果。并取蜜和之。然後服之。此病得愈。世尊告曰。善哉。如汝所言。設此人得此藥者。亦不命終。此人今日命終。為生何處。時梵志聞已。復捉髑髏擊之。白世尊言。此人命終生三惡趣。不生善處。世尊告曰。如是梵志。如汝所言。生三惡趣。不生善處。是時世尊復更捉一髑髏授與梵志。問梵志曰。此是何人男耶。女耶。是時梵志復以手擊之。白世尊言。此髑髏女人身也。世尊告曰。由何疾病致此命終。是時鹿頭梵志復以手擊之。白世尊言。此女人懷妊故致命終。世尊告曰。此女人者。由何命終。梵志白佛。此女人者。產月未滿。復以產兒。故致命終。世尊告曰。善哉。善哉。梵志。如汝所言。又彼懷妊。以何方治。梵志白佛。如此病者。當須好酥醢。服之。則差。世尊告曰。如是如是。如汝所言。今此女人

以取命終。為生何處。梵志白佛。此女人以取命終。生畜生中。世尊告曰。善哉。善哉。梵志。如汝所言。是時世尊復更捉一髑髏授與梵志。問梵志曰。男耶。女耶。是時梵志復以手擊之。白世尊言。此髑髏者。男子之身。世尊告曰。善哉。善哉。如汝所言。由何疾病致此命終。梵志復以手擊之。白世尊言。此人命終。飲食過差。又遇暴下。故致命終。世尊告曰。此病以何方治。梵志白佛。三日之中。絕糧不食。便得除愈。世尊告曰。善哉。善哉。如汝所言。此人命終。為生何處。是時梵志復以手擊之。白世尊言。此人命終。生餓鬼中。所以然者。意想著水。故世尊告曰。善哉。善哉。如汝所言。爾時世尊復更捉一髑髏授與梵志。問梵志曰。男耶。女耶。是時梵志復以手擊之。白世尊言。此髑髏者。女人之身。世尊告曰。善哉。善哉。如汝所言。此人命終。由何疾病。梵志復以手擊之。白世尊言。當產之時。以取命終。世尊告曰。云何當產之時。以取命終。梵志復以手擊之。白世尊言。此女人身氣力虛竭。又復飢餓。以致命終。世尊告曰。此人命終。為生何處。是時梵志復以手擊之。白世尊言。此人命終。生於人道。世尊告曰。夫餓死之人。欲生善處者。此事不然。生三惡趣者。可有此理。是時梵志復以手擊之。白世尊言。此女人者。持戒完具。而取命終。世尊告曰。善哉。善哉。如汝所言。彼女人身持戒完具。致此命終。所以然者。夫有男子。女人禁戒。完具者。設命終時。當墮二趣。若天上人中。爾時世尊復捉一髑髏授與梵志。問曰。男耶。女

耶。是時梵志復以手擊之。白世尊言。此觸體者男子之身。世尊告曰。善哉善哉。如汝所言者。此人由何疹病致此命終。梵志復以手擊之。白世尊言。此人無病。為人所害。致命終。世尊告曰。善哉善哉。如汝所言。為人所害。致命終。世尊告曰。此人命終。為生何處。是時梵志復以手擊之。白世尊言。此人命終。生善處。天上。世尊告曰。如汝所言。前論後論。而不相應。梵志白佛。以何緣本。而不相應。世尊告曰。諸有男女之類。為人所害。而取命終。盡生三惡趣。汝云何言。生善處。天上乎。梵志復以手擊之。白世尊言。此人奉持五戒。兼行十善。故致命終。生善處。天上。世尊告曰。善哉善哉。如汝所言。持戒之人。無所觸犯。生善處。天上。世尊復重告曰。此人為持幾戒。而取命終。是時梵志復專精一意。無他異想。以手擊之。白世尊言。持一戒耶。非耶。二三四五耶。非耶。然此人持八關齋法。而取命終。世尊告曰。善哉善哉。如汝所言。持八關齋。而取命終。爾時東方境界。普香山。南有優陀延比丘。於無餘涅槃界。而取般涅槃。爾時世尊屈申臂。頃往取彼觸體。來授與梵志。問梵志曰。男耶。女耶。是時梵志復以手擊之。白世尊言。我觀此觸體。元本亦復非男。又復非女。所以然者。我觀此觸體。亦不見生。亦不見斷。亦不見周旋往來。所以然者。觀八方上下。都無音響。我今世尊。未審此人。是誰觸體。世尊告曰。止。止。梵志。汝竟不識。是誰觸體。汝當知之。此觸體者。無終無始。亦無生死。亦無八方上下。所可適處。此

是東方境界。普香山。南優陀延比丘。於無餘涅槃界。取般涅槃。是阿羅漢之觸體也。爾時梵志聞此語已。歎未曾有。即白佛言。我今觀此蟻子之蟲。所從來處。皆悉知之。鳥獸音響。即能別知。此是雄。此是雌。然我觀此阿羅漢。永無所見。亦不見來處。亦不見去處。如來正法。甚為奇特。所以然者。諸法之本。出於如來神口。然阿羅漢。出於經法之本。世尊告曰。如是梵志。如汝所言。諸法之本。出於如來口。正使諸天世人。魔若魔王。終不能知。羅漢所趣。爾時梵志頭面禮足。白世尊言。我能盡知。九十六種道所趣向者。皆悉知之。如來之法。所趣向者。不能分別。唯願世尊。得在道次。世尊告曰。善哉。梵志。快修梵行。亦無有人知汝所趣向處。爾時梵志。即得出家學道。在閑靜之處。思惟道術。所謂族姓子。剃除鬚髮。著三法衣。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胎。如實知之。是時梵志。即成阿羅漢。爾時尊者鹿頭白世尊言。我今以知阿羅漢行。所修之法。世尊告曰。汝云何知阿羅漢之行。鹿頭白佛。今有四種之界。云何為四。地界。水界。火界。風界。是謂如來有此四界。彼時人命終。地即自屬地。水即自屬水。火即自屬火。風即自屬風。世尊告曰。云何比丘。今有幾界。鹿頭白佛。其實四界。義有八界。世尊告曰。云何四界。義有八界。鹿頭白佛。今有四界。云何四界。地水火風。是謂四界。彼云何。義有八界。地界有二種。或內地。或外地。彼云何。名為內地。種髮毛爪齒。身體皮膚。筋骨髓腦。腸胃肝膽脾腎。是

謂名為內地種。云何為外地種。諸有堅牢者。此名為外地種。此名為二地種。彼云何。為水種。水種有二。或內水種。或外水種。內水種者。涎唾淚尿血髓。是謂名為內水種。諸外軟弱者。此名為外水種。是名二水種。彼云何。名為火種。然火種有二。或內火。或外火。彼云何。名為內火。所食之物。皆悉消化。無有遺餘。此名為內火。云何名為外火。諸外物熱盛物。此名為外火種。云何名為風種。又風種有二。或有內風。或有外風。所謂唇內之風。眼風。頭風。出息風。入息風。一切支節之間風。此名為內風。彼云何。名為外風。所謂輕飄動搖。速疾之物。此名為外風。是謂世尊有二種。其實有四。數有八。如是世尊。我觀此義。人若命終時。四種各歸其本。世尊告曰。無常之法。亦不與有常。并。所以然者。地種有二。或內。或外。爾時內地種。是無常法。變易之法。外地種者。恒住不變易。是謂地有二種。不與有常無常相應。餘三大者。亦復如是。不與有常無常相應。是故鹿頭。雖有八種。其實有四。如是鹿頭。當作是學。爾時鹿頭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五)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今有四大廣演之義。云何為四。所謂契經。律。阿毘曇。戒。是謂為四。比丘當知。若有比丘。從東方來。誦經持法。奉行禁戒。彼便作是語。我能誦經持法。奉行禁戒。博學多聞。正使彼比丘有所說者。不應承受。不足篤信。當取彼比丘。而共論議。案法共論。云何案法共論。所謂案法論者。此四大廣演

之論，是謂契經律阿毘曇戒，當向彼比丘說契經布現律分別法，正使說契經時，布現律分別法時，若彼布現，所謂與契經相應律法相應者，便受持之，設不與契經律阿毘曇相應者，當報彼人作是語，卿當知之，此非如來所說，然卿所說者非正經之本，所以然者，我今說契經律阿毘曇都不與相應，以不相應當問戒行，設不與戒行相應者，當語彼人，此非如來之藏也，即當發遣使去，此名初演大義之本，復次比丘，若有比丘從南方來而作是語，我能誦經持法奉行禁戒博學多聞，正使比丘有所說，不應承受不足篤信，當取彼比丘而共論議，正使比丘有所說，不與義相應者，當發遣之，設與義相應者，當報彼人曰：此是義說，非正經本，爾時當取彼義，勿受經本，所以然者，義者解經之源，是謂第二演大義之本，復次比丘，若有比丘從西方來，誦經持法奉行禁戒博學多聞，當向彼比丘說契經律阿毘曇，然彼比丘正解味不解義，當語彼比丘作是語，我等不明此語，為是如來所說也，為非也，正使說契經律阿毘曇時，解味不解義，雖聞彼比丘所說，亦不足譽善，亦不足言惡，復以戒行而問之，設與相應者，念承受之，所以然者，戒行與味相應，義不可明，故是謂第三演義也，復次比丘，若有比丘從北方來，誦經持法奉行禁戒，諸賢有疑難者，便來問義，我當與汝說之，設彼比丘有所說者，不足承受不足諷誦，然當向彼比丘問契經律阿毘曇戒，共相應者，便當問義，若復與義

相應，便當歎譽彼比丘，善哉善哉，賢士，此真是如來所說，義不錯亂，盡與契經律阿毘曇戒共相應，當以法供養，待彼比丘，所以然者，如來恭敬法故，其有供養法者，則恭敬我，已其觀法者，則觀我，已有法則有我，已有法則有比丘僧，有法則有四部之眾，有法則有四姓在世，所以然者，由法在世，則賢劫中有大威王出世，從是已來，便有四姓在世，若法在世，便有四姓在世，刹利婆羅門工師居士種，若法在世者，便有轉輪聖王位不絕，若法在世者，便有四天王種，兜術天，艷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便在於世，若法在世者，便有欲界天，色界天，無色界天，在於世間，若法在世者，便有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辟支佛果，佛乘便現於世，是故比丘，當善恭敬於法，彼比丘隨時供養給其所須，當語彼比丘作是語，善哉善哉，如汝所言，今日所說者，真是如來所說，是謂比丘，有此四大廣演說之義，是故諸比丘，當持心執意行此四事，勿有漏脫，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六)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王波斯匿清旦，集四種兵乘寶羽之車，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世尊問大王曰：大王為從何來，又塵土空體，集四種兵有何事緣，波斯匿王白世尊曰：今此國界有大賊起，昨夜半與兵擒獲，然身體疲倦，欲還詣宮，然中道復作是念，我應先至如來所，然後入宮，以此事緣寤寐不安，今以壞賊功

勞有在，歡喜踊躍，不能自勝，故來至拜跪觀省，設我昨夜不即與兵者，則不獲賊，爾時世尊告曰：如是大王，如王所說，王當知此有四事緣本，先苦而後樂，云何為四，清旦早起，先苦而後樂，設服油酥，先苦而後樂，若服藥時，先苦而後樂，家業娉娶，先苦而後樂，是謂大王有此四事緣本，先苦而後樂，爾時波斯匿王白世尊言：世尊所說，誠得其宜，有此四事緣本，先苦而後樂，所以然者，如我今日觀此四事，如掌觀珠，皆是先苦而後樂，爾時世尊與波斯匿王說微妙之法，發歡喜心，王聞法已，白世尊言：國事猥多，欲還歸所在，世尊告曰：宜知是時，時波斯匿王即從坐起，頭面禮足，繞佛三匝，便退而去，王去未久，是時世尊告諸比丘：今有此四事緣本，先苦後樂，云何為四，修習梵行，先苦而後樂，誦習經文，先苦而後樂，坐禪念定，先苦而後樂，數出入息，先苦而後樂，是謂比丘行此四事者，先苦而後樂也，其有比丘行此先苦而後樂之法，必應沙門後得果報之樂，云何為四，若有比丘勤於此法，無欲惡法，念持喜安，遊心初禪，得沙門之樂，復次有覺有觀，息內有喜，心專精一意，無覺無觀，念持喜安，遊於二禪，是謂得第二沙門之樂，復次無念遊心於護，恒自覺知覺身有樂，諸賢聖所喜望者，護念樂遊心三禪，是謂獲第三沙門之樂，復次苦樂已盡，先無有憂感之患，無苦無樂，護念清淨遊心四禪，是謂有此四沙門之樂，復次比丘，若有比丘行此先苦後獲沙門四樂之報，斷三結網成須陀

洄不退轉法必至滅度。復次比丘。若斷此三結。淫怒癡薄成斯陀含。來至此世。必盡苦際。復次比丘。若有比丘。斷五下分結。成阿那含。於彼般涅槃。不來此世。復次比丘。若有比丘。有漏盡。成無漏心。解脫智慧。解脫於現法中。身作證。而自遊戲。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胎。如實知之。是彼比丘。修此先苦之法。後獲沙門四果之樂。是故諸比丘。當求方便。成此先苦而後樂。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七)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種之人。出現於世。云何為四。有似黃藍花沙門。有似邪陀利華沙門。有似柔軟沙門。於柔軟中。柔軟沙門。彼云何名為似黃藍花沙門。或有一人。斷三結。使成須陀洄。不退轉法。必至涅槃。極遲經七死七生。或復家家一種。猶如黃藍之花。朝取暮長。此比丘亦復如是。三結使盡。成須陀洄。不退轉法。必至涅槃。極遲至七死七生。若求方便。勇猛意者。家家一種。便成道迹。是謂名為黃藍花沙門。彼云何名為邪陀利花沙門。或有一人。三結使盡。淫怒癡薄。成斯陀含。來至此世。盡於苦際。若小遲者。來至此世。盡於苦際。若勇猛者。即於此間。盡於苦際。猶如邪陀利花。晨朝剖花。向暮萎死。是謂邪陀利花沙門。彼云何柔軟沙門。或有一人。斷五下分結。成阿那含。即於彼般涅槃。不來此世。是謂柔軟沙門。彼云何柔軟中。柔軟沙門。或有一人。有漏盡。成無漏心。解脫智慧。解脫於現法中。自身作證。而

自遊戲。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胎。如實知之。是謂柔軟中。柔軟沙門。是謂比丘。有此四人。出現於世。是故諸比丘。當求方便。於柔軟中。作柔軟沙門。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修陀修摩均

賓頭塵翳手

鹿頭廣演義

後樂柔軟經

增壹阿含經卷第二十

增壹阿含經卷第二十一

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

苦樂品第二十九

(一)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今有四人。出現於世。云何為四。或有人先苦而後樂。或有人先樂而後苦。或有人先苦而後苦。或有人先樂而後樂。云何人先苦而後樂。或有一人生卑賤家。或殺人種。或工師種。或邪道家生。及餘貧匱之家。衣食不充。彼人便生彼家。然後復人無有邪見。彼便有此見。有施有受者。有今世有後世。有沙門婆羅門。有父有母。世有阿羅漢等。受教者。亦有善惡果報。若彼有極富之家。以知昔日施德之報。不放逸報。彼若復見無衣食家者。知此人等。不作施德。恒值貧賤。我今復值貧賤。無有衣食。皆由曩日不造福故。誑惑世人。行放逸法。緣此惡行之報。今值貧賤。衣食不充。若復見沙門婆羅門。修善法者。便向懺悔。改往所作。若復所有之遺餘。與人等

分。彼身壞命終。生善處。若生人中。多財饒寶。無所乏短。是謂此人先苦而後樂。何等人先樂而後苦。於是或有一人生豪族家。或剎利種。或長者種。或大姓家。及諸富貴之家。衣食充足。便生彼家。然後復人恒懷邪見。與邊見共相應。彼便有此見。無施無受者。亦無今世後世之報。亦無父母。世無阿羅漢。亦無有得證者。亦復無有善惡之報。彼人有此邪見。若復見有富貴之家。而作是念。此人久有此財寶耳。男者久是男。女者久是女。畜生者久是畜生。不好布施。不持戒律。若彼見沙門婆羅門。奉持戒者。起瞋恚心。此人虛偽。何處當有福報之應。彼人身壞命終之後。生地獄中。若得作人在貧窮家。生無有衣食。身體暴露。衣食不充。是謂此人先樂而後苦。何等人生先苦而後苦。於是有人生貧賤家。或殺人種。或工師種。及諸下劣之家。無有衣食。而此人生彼家。然後復人身抱邪見。與邊見共相應。彼人便有此見。無施無有受者。亦無今世後世善惡之報。亦無父母。世無阿羅漢。不好布施。不奉持戒。若復見沙門婆羅門。即興瞋恚。向賢聖人。彼人見貧者。言久來有是。見富者。言久來有是。見父者。昔者是父。見母者。昔者是母。彼若身壞命終。生地獄中。若生人中。極為貧賤。衣食不充。是謂此人先苦而後苦。彼云何人先樂而後樂。彼或有一人生富貴家。或剎利種。或梵志種。或生國王種。或長者種。生及諸饒財多寶家。生所生之處。無有乏短。彼人便生此家。然後彼人有正見。無有邪見。彼便有此見。

有施有受者。有今世後世。世有沙門婆羅門。亦有善惡之報。有父有母。世有阿羅漢。彼人若復見富貴之家。饒財多寶者。便作是念。此人昔日布施之所致。若復見貧賤之家。此人昔者皆由不布施故。故我今可隨時布施。莫後更生貧賤之家。然常好喜施惠於人。彼人若見沙門道士者。隨時問訊。可否之宜。供給衣被飲食床臥具。病瘦醫藥。盡惠施之。若復命終之後。生善處天上。若人中。生富貴之家。饒財多寶。是謂此人先樂而後樂。是時有一比丘白世尊曰。我觀今世眾生先苦而後樂。或有眾生於今世先樂而後苦。或有眾生於今世先苦而後苦。或有眾生先樂而後樂。爾時世尊告彼比丘。有此因緣使眾生之類。先苦而後樂。亦復有此眾生先樂而後苦。亦復有此眾生先苦而後苦。亦復有眾生先苦而後苦。亦復有眾生先樂而後樂。比丘白佛。復以何因緣先樂而後苦。復以何因緣先苦而後樂。復以何因緣先苦而後苦。復以何因緣先樂而後樂。世尊告曰。比丘當知。若人壽百歲。正可十耳。若使壽終冬夏春秋。若復比丘百歲之中。作諸功德。百歲之中。造諸惡業。作諸邪見。彼於異時。或冬受樂。夏受苦。若百歲之中。功德具足。未曾有短。若復在中百歲之內。在諸邪見。造不善行。先受其罪。後受其福。若復少時作福。長時作罪。後生之時。少時受福。長時受罪。若復少時作罪。長復作罪。彼人後生之時。先苦而後苦。若復於少時作諸功德。分檀布施。彼於後生先樂而後樂。是謂比丘。以此因緣先苦而後樂。亦由此

因緣先樂而後苦。亦由此因緣先苦而後苦。亦由此因緣先樂而後樂。比丘白佛言。唯願世尊。若有眾生欲先樂而後樂。當行布施求此先樂而後樂。世尊告曰。如是比丘。如汝所言。若有眾生欲成涅槃及阿羅漢道。乃至佛道。當於中行布施作諸功德。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二)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人出現於世。云何為四。或有人身樂心不樂。或有人心樂身不樂。或有人心亦不樂身亦不樂。或有人身亦樂心亦樂。彼何等人身樂心不樂。於是作福。凡夫人。於四事供養衣被飲食床臥具病瘦醫藥。無所短乏。但不免餓鬼畜生地獄道。亦復不免惡趣中。是謂此人身樂心不樂。彼何等人心樂身不樂。所謂阿羅漢不作功德。於是四事供養之中。不能自辦。終不能得。但免地獄餓鬼畜生之道。猶如羅漢唯喻。比丘。是謂此人心樂身不樂。彼何等人身亦不樂。心亦不樂。所謂凡夫之人。不作功德。不能得四事供養衣被飲食床臥具病瘦醫藥。恒不免地獄餓鬼畜生道。是謂此人身亦不樂。心亦不樂。彼何等人身亦樂。心亦樂。所謂作功德阿羅漢。四事供養無所短乏。衣被飲食床臥具病瘦醫藥。復免地獄餓鬼畜生道。所謂尸波羅比丘。是謂比丘。世間有此四人。是故比丘當求方便。當如尸波羅比丘。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今當說四梵之福。云何為四。若有信善男子善女人。未曾起偷婆處。於中能起偷婆者。是謂初梵之福也。復次信善男子善女人。補治故寺者。是謂第二受梵之福也。復次信善男子善女人。和合聖眾者。是謂第三受梵之福。復次若多薩阿竭初轉法輪時。諸天世人。勸請轉法輪。是謂第四受梵之福。是謂四受梵之福。爾時有異比丘白世尊言。梵天之福。竟為多少。世尊告曰。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吾今當說。諸比丘對曰。如是。世尊告曰。閻浮里地。東西七千由旬。南北二萬一千由旬。地形像車。其中眾生所有功德。正可與一輪王功德等。瞿耶尼縱廣三十二萬里。地形如半月。比丘當知。閻浮地人民及一輪王之德。比彼人者。與彼一人德等。復次比丘。弗于逮里地。縱廣三十六萬里。地形方正。計閻浮里地及瞿耶尼二方之福。故不如彼弗于逮一人之福。比丘當知。鬱單曰。縱廣四十萬里。地形如月滿。計三方人民之福。故不如鬱單曰一人之福。比丘當知。計四天下人民之福。故不如四天王之德。計四天下人民之福。及四天王。故不如三十三天之福。計四天下及四天王三十三天。故不如釋提桓因一人之福。計四天下及四天王及三十三天。及釋提桓因。故不如一豔天之福。計四天下及四天王三十三天。釋提桓因及豔天。故不如一兜術天福。計從四天下至兜術天之福。故不如一化自在天之福。計從四天下至化自在天之福。故不如一他化自在天之福。計從四

天下至他化自在天之福，故不如一梵天王之福。比丘當知，此是梵天之福。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求其福者，此是其量也。是故比丘欲求梵天福者，當求方便成其功德。如是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眾生之類有四種：食長養眾生、何等為四？所謂搏食、或大或小、更樂食、念食、識食。是謂四食。彼云何名為搏食？彼搏食者，如今人中所食，諸入口之物可食噉者，是謂名為搏食。云何名為更樂食？所謂更樂食者，衣裳繖蓋、雜香華、熏火及香油，與婦人集聚，諸餘身體所更樂者，是謂名為更樂之食。彼云何名為念食？諸意中所念、想、所思、惟者，或以口說或以體觸，及諸所持之法，是謂名為念食。彼云何為識食？所意識者，意之所知。梵天為首，乃至有想無想天，以識為食，是謂名為識食。是謂比丘有此四食，眾生之類以此四食流轉生死。從今世至後世，是故諸比丘當共捨離此四食。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五)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辯，云何為四？所謂義辯、法辯、辭辯、應辯。彼云何名為義辯？所謂義辯者，彼彼之所說，若天龍鬼神之所說，皆能分別其義，是謂名為義辯也。彼云何名為法辯？十二部經如來所說，所謂契經、祇夜、本末、偈、因緣、授決、已說、造頌、生經、方等、合集、未曾有、及諸有為法、無為法、有漏法、無漏法，諸

法之實不可沮壞，所可總持者，是謂名為法辯。彼云何名為辭辯？若前眾生長短之語、男語、女語、佛語、梵志、天龍、鬼神之語、阿須倫、迦留羅、甄陀羅、彼之所說，隨彼根原與其說法，是謂名為辭辯。彼云何名為應辯？當說法時，無有怯弱，無有畏懼，能和悅四部之眾，是謂名為應辯。我今當教勅汝，當如摩訶拘絺羅，所以然者，拘絺羅有此四辯，能與四部之眾廣分別說。如我今日觀諸眾中，得四辯才，無有出拘絺羅者。若此四辯如來之所有，是故當求方便成四辯才。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六)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事終不可思議，云何為四？眾生不可思議，世界不可思議，龍國不可思議，佛國境界不可思議。所以然者，不由此處得至滅盡涅槃。云何眾生不可思議？此眾生為從何來、為從何去、復從何起，從此終當從何生。如是眾生不可思議，云何世界不可思議？諸有邪見之人，世界斷滅，世界不斷滅，世界有邊，世界無邊，是命是身，非命非身。梵天之所造，諸大鬼神作此世界耶？爾時世尊便說此偈：梵天造人民，世間鬼所造，或能諸鬼作，此語誰當定，欲恚之所纏，二者俱共等，心不得自在，世俗有災變。

如是比丘，世間不可思議，云何龍界不可思議？云何此雨為從龍口出耶？所以然者，雨滲不從龍口出也。為從眼耳鼻出耶？此亦不可思議，所以然者，雨滲不從眼耳鼻出，但龍意之

所念，若念惡亦雨，若念善亦雨，亦由行本而作此雨。所以然者，今須彌山腹有天名曰大力，知眾生心之所念，亦能作雨。然雨不從彼天口出，眼耳鼻出也。皆由彼天有神力，故而能作雨。如是比丘，龍境界不可思議，云何佛國境界不可思議？如來身者為是父母所造耶？此亦不可思議。所以然者，如來身者清淨無穢，受諸天氣，為是人所造耶？此亦不可思議。所以然者，以過人行，如來身者為是大身。此亦不可思議。所以然者，如來身者不可造作，非諸天所及。如來壽為短耶？此亦不可思議。所以然者，如來有四大神足。如來為長壽耶？此亦不可思議。所以然者，然復如來故，與世間周旋，與善權方便相應。如來身者不可摸，則不可言長言短，音聲亦不可法。則如來梵音如來智慧辯才不可思議。非世間人民之所能及。如是佛境界不可思議。如是比丘，有此四處不可思議，非是常人之所思議。然此四事無善根本，亦不由此得修梵行。不至休息之處，乃至不到涅槃之處。但令人狂惑，心意錯亂，起諸疑結。所以然者，比丘當知，過去久遠，此舍衛城中有一凡人，便作是念：我今當思議世界。是時彼人出舍衛城，在一華池水側，結跏趺坐，思惟世界。此世界云何成？云何敗？誰造此世界？此眾生類為從何來？為從何出？為何時生？是時彼人思議此時，便見池水中有四種兵出入。是時彼人復作是念：我今狂惑，心意錯亂，世間無者我今見之。時彼人還入舍衛城，在里巷之中，作是說：諸賢當知，世界無者我

今見之。是時眾人報彼人曰。云何世間無者。汝今見之。時此人報眾人曰。我向者作是思惟。世界為從何生。便出舍衛城在華池側。作是思議。世界為從何來。誰造此世界。此眾生類從何而來。為誰所生。若命終者當生何處。我當思議。此時便見池水中有四種兵出入。世界無者我今見之。是時眾人報彼人曰。如汝實狂愚。池水之中那得四種兵。諸世界狂愚之中汝最為上。是故比丘。我觀此義已。故告汝等耳。所以然者。此非善本功德不得修梵行。亦復不得至涅槃處。然思議此者。則令人狂心意錯亂。然比丘當知。彼人實見四種之兵。所以然者。昔日諸天與阿須倫共鬪。當共鬪時。諸天得勝。阿須倫不如。是時阿須倫便懷恐怖。化形極使小。從藕根孔中過。佛眼之所見。非餘者所及。是故諸比丘當思議四諦。所以然者。此四諦者有義。有理得修梵行。沙門法得至涅槃。是故諸比丘捨離此世界之法。當求方便思議四諦。知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七)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神足。云何為四。自在三昧行。盡神足。心三昧行。盡神足。精進三昧行。盡神足。誠三昧行。盡神足。彼云何為自在三昧行。盡神足。所謂諸有三昧自在。意所欲心所樂。使身體輕便。能隱形極細。是謂第一神足。彼云何心三昧行。盡神足。所謂心所知法遍滿十方。石壁皆過無所罣礙。是謂名為心三昧行。盡神足。彼云何名為精進三昧

行。盡神足。所謂此三昧無有懈倦。亦無所畏。有勇猛意。是謂名為精進三昧行。盡神足。彼云何名為誠三昧行。盡神足。諸有三昧知眾生心中所念。生時滅時皆悉知之。有欲心無欲心。有瞋恚心無瞋恚心。有愚癡心無愚癡心。有疾心無疾心。有亂心無亂心。有少心無少心。有大心無大心。有量心無量心。有定心無定心。有解脫心無解脫心。一切了知。是謂名為誠三昧行。盡神足。如是比丘。有此四神足。欲知一切眾生心中所念者。當修行此四神足。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八)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愛起之法。若比丘愛起時便起。云何為四。比丘緣衣服故便起愛。由乞食故便起愛。由床坐故便起愛。由醫藥故比丘便起愛。是謂比丘。有此四起愛之法。有所染著。其有比丘著衣裳者。我不說此人。所以然者。彼未得衣時便起瞋恚。興想著念。其有比丘著床座者。不說此人。所以然者。彼未得床座時。便起瞋恚。興想著念。其有比丘著醫藥者。我不說此人。所以然者。彼未得醫藥時。便興瞋恚。起想著念。比丘當知。我今當說衣裳二事。亦當親近。亦當不親近。云何親近。云何不親近。若得衣裳極愛著。衣者起不善法。此不可親近。若復得衣裳起善法。心不愛著。此可親近。若乞食時起不善法。此不可親近。

若乞食時起善法。此可親近。若得床座時起不善法。此不可親近。若得床座時起善法。亦可親近。醫藥亦爾。是故諸比丘當親近善法。除去惡法。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欲使檀越施主獲其功德。受福無窮。得甘露滅。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飲食床臥具 於中莫起愛 不生諸世界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九)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今有四大河水從阿耨達泉出。云何為四。所謂恒伽。新頭。婆叉。私陀。彼恒伽水牛頭口出。向東流。新頭南流。師子口出。私陀西流。象口中出。婆叉北流。從馬口中出。是時四大河水遶阿耨達泉已。恒伽入東海。新頭入南海。婆叉入西海。私陀入北海。爾時四大河入海已。無復本名字。但名為海。此亦如是。有四姓。云何為四。刹利。婆羅門。長者。居士種。於如來所。剃除鬚髮。著三法衣。出家學道。無復本姓。但言沙門。釋迦子。所以然者。如來眾者。其猶大海。四諦其如四大河。除去結使。入於無畏涅槃城。是故諸比丘。諸有四姓。剃除鬚髮。以信堅固。出家學道者。彼當滅本名字。自稱釋迦弟子。所以然者。我今正是釋迦子。從釋種中出家學道。比丘當知。欲論生子之義者。當名沙門。釋種子。是所以者。何。生皆由我生。從法起。從法成。是故比丘。當求方便。得作釋種子。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〇)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